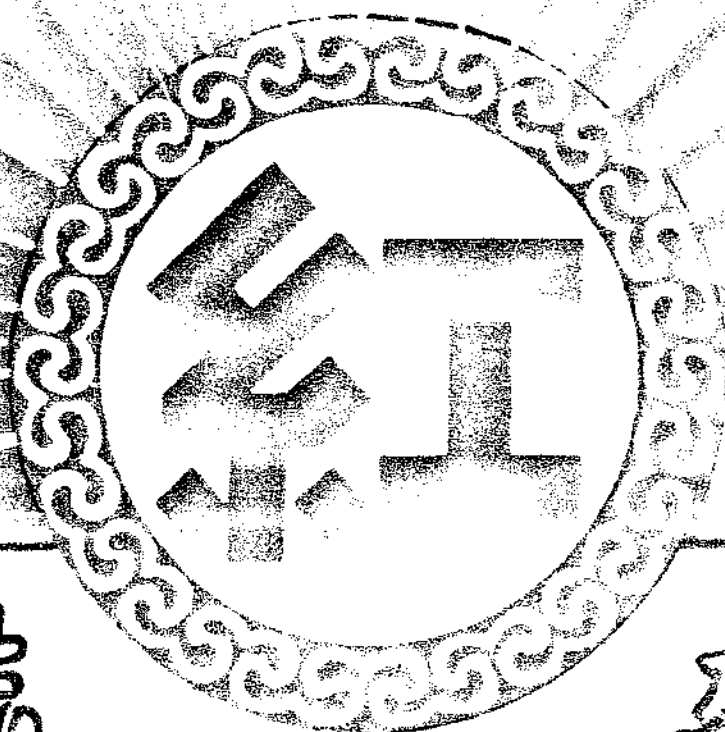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誌

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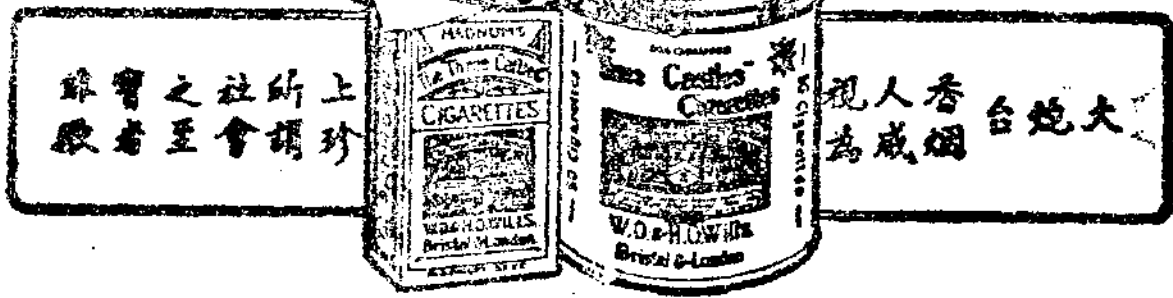
期九十四卷二



雲先

行印已畫界世海上

社 會 至 寶



上 所 之 社 寶  
珍 會 至 者 寶

大 炮 台 香 烟  
為 咸 人 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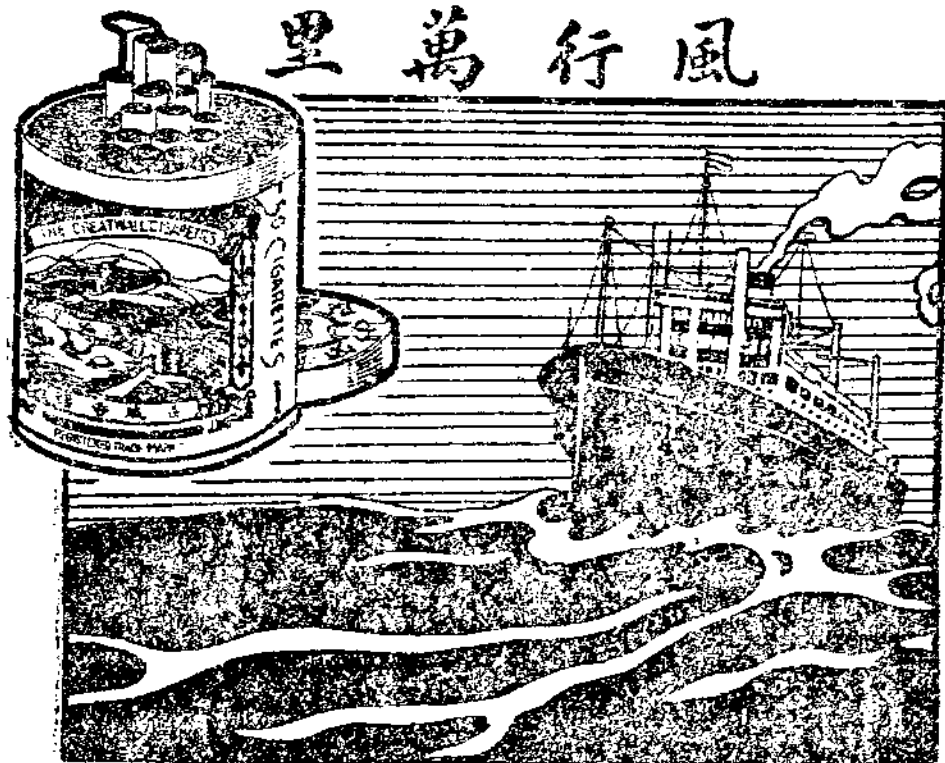
大 炮 台



貨國等高

# 煙香城長大

里萬行風



先哲有名言。長城國之寶。今有長城烟。尤令人傾倒。色鮮味更佳。遠近馳名早。諸君吸此烟。可以解煩惱。實業賴以興。利權賴以保。寄語愛國。人。毋忘此烟草。

司公草烟弟兄洋南國中

南京圖書館藏



# 紅雜誌

目次

## 第九十九期目次

民國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陰歷甲子六月初十日

發行

### ■ 短篇小說

誰是罪人.....趙茗狂

梨花談片.....吳夏伯

蝶窠偶語.....許瘦蝶

無中生有之靈學家.....胡寄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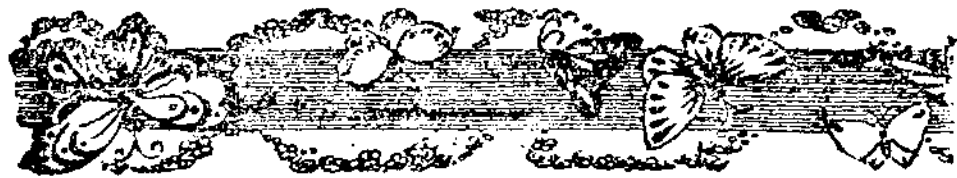
陽曆七夕牛女電.....顧川秋水

滑稽尺牘.....徐卓呆

香船現形記.....朱迂公

另外四個朋友的贊.....關北徐公





目

次

藝林芳訊(三).....徐恥痕

白化.....徐卓呆

大富翁.....吳覺迷

蟄庵閒話.....繆賊菌

不解十則.....王紅綃

老鼠招親記.....夏耐菴

正誼齋漫墨.....顧明道

###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三集)(十三張).....不肖生

第四十四回 還銀子薄懲解餉官 數罪惡驅逐劣徒弟

二



# 雀巢牌麥精牛奶粉



均  
有  
出  
售

各  
大  
藥  
房

## 四大特色

- (1) 用法簡便
- (2) 定價最廉
- (3) 質美味甘
- (4) 四時皆宜

贈券

奉上郵票八分請

將雀巢牌麥精粉

一樣瓶寄下此致

上海及天津英瑞

煉乳公司

姓名

住址

紅

廣東種德園著名夏令要藥



每塊二角

救急十滴痧藥水 每瓶五分 每元四十瓶 救急濟衆 大瓶一角 小瓶五分 薄荷錠 每枝二角 每瓶一角 水每瓶一角 薄荷烟 每瓶二角 每瓶一角 痧氣丸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八寶紅靈丹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白痧散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三分半銅瓶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一珍珠瓶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痢症散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塊一症散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每包一角 每包一角 包一症散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血一症散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油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分五角 五分五角 素五分五角 五分五角 寶薄荷冰小兒疳積散 每瓶五角 每瓶二角 錄另備丸批發以上各藥不取原局 同上海費另加批發總發行 所上海河南路老中央五零六 德國老藥局電話中房對門

其令堂在五十前年曾經由是九獲得治愈

因西醫俞君光屢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療治其病家之疾每見奇效

俞君光西醫係天津海軍醫院北洋醫學堂畢業曾充上海工部局衛生處醫官數年現任上海高昌廟海軍醫院院長且居住北平大柵欄禮堂後懸牌行醫為近年來滬上著名之西醫也其來書如左云  
 自英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行銷中華以來每年救我同胞不下數萬人效驗如神  
 師俞宗周先生之夫人一在十五年前曾患極重之貧血症頭痛頭暈甚為劇烈百藥罔效



俞祖光醫生玉照

聖藥誠不愧天下馳名也用特介紹病家勿以余言為河漢也可  
 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  
 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小書奉送 敝局印有精美衛生小書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奉一本可也

紅血丸之功效  
 胸中氣血虧損  
 面色萎黃  
 精神不振  
 心跳不寧  
 消化不良  
 產後失血  
 婦女經閉  
 男子血虛  
 致各血氣衰弱  
 治血虛氣弱  
 臨症開方  
 注射藥劑  
 胸中氣血  
 紅血丸之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服此丸後  
 必能獲效  
 誠為補血  
 之聖藥也  
 凡欲購者  
 請認明  
 韋廉士大  
 醫生紅色  
 補丸之  
 商標為  
 記





# 誰是罪人

(上)

茗·狂·

這天大家正坐在辦公室中談著天我們那位署長突然呼著我的名兒道長卿世界上的許多罪惡差不多已經被你拭抹乾淨了這一陣子竟沒有一件案子可以供我們兩三天的思索咧正在說著忽有玲玲的聲響從他臂右的電話機上發了出來他忙接過一聽眉兒緊緊繃著好像發生了什麼重大的

誰是罪人

事情似的最後聽他則聲說道好的我立刻就派人過來他把電話筒放下迴身對我說道唉我頃間說的話或者要遭打擊了剛纔東華大旅館的經理打電話過來說他們那裏發生了一樁重大的事情請我立刻派一個精明強幹的偵探過去我已答應了他你如今就去查勘罷我自己雖不承認是個精明強幹的但聽說有新案件發生登時高興起來所以一聽他話就立起身來道很好我馬上就去等得到了那邊旅館中只見那位經理正在他自己辦公室中往來盤旋著好似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我把自已向他介紹後他就指著室中靠那面牆邊放的一口西式大皮箱聲音兒打著顫對我說道這口箱子是

一

在。一。句。鐘。前。送。進。這。裏。行。李。房。中。的。恰。恰。上。面。那。具。洋。鎖。破。裂。了。箱。蓋。掀。了。開。來。因。此。他。的。內。容。竟。被。人。家。瞧。見。誰。知。裏。面。藏。放。的。并。不。是。什。麼。衣。服。乃。是。一。具。男。屍。呢。他。這。話。一。說。我。也。不。覺。大。一。震。心。想。我。雖。也。辦。過。好。幾。樁。案。子。但。是。命。案。却。沒。有。經。歷。過。一。面。問。道。一。具。男。屍。麼。他。怎。麼。被。人。害。死。的。經。理。道。這。個。我。也。一。點。不。知。當。時。行。李。房。中。執。事。通。知。我。後。我。就。教。他。們。把。那。箱。子。抬。到。這。裏。來。一。面。打。電。話。給。你。們。署。中。那。箱。上。并。不。寫。出。是。那。個。寄。來。的。單。掛。著。一。塊。牌。子。上。寫。著。東。華。大。旅。館。王。三。小。姐。收。字。樣。你。道。奇。也。不。奇。我。道。那。麼。你。這。旅。館。中。不。是。住。有。一。個。王。三。小。姐。呢。經。理。道。王。三。小。姐。這。個。名。兒。是。很。普。通。

的。從。前。我。們。這。裏。同。時。會。住。過。兩。三。個。王。三。小。姐。如。今。却。好。像。沒。有。這。麼。一。個。人。說。著。靠。那。箱。子。走。近。一。步。又。道。我。想。你。大。概。要。把。這。屍。首。驗。一。下。子。罷。驗。屍。這。件。事。雖。非。我。所。樂。為。但。在。責。任。上。不。得。不。如。此。當。即。把。頭。點。點。和。他。一。起。走。了。過。去。但。是。正。在。這。個。當。兒。門。上。忽。然。起。了。彈。指。之。聲。那。經。理。立。刻。拋。了。我。走。去。把。門。打。開。只。見。館。中。一。個。書。記。立。在。門。外。等。著。好。像。有。話。要。說。他。們。低。低。說。了。幾。句。經。理。就。迴。過。身。來。帶。着。很。驚。詫。的。神。氣。對。我。說。道。現。在。外。面。賬。房。中。來。了。一。個。人。要。問。他。們。取。王。三。小。姐。那。口。箱。子。我。一。聽。登。時。得。了。一。個。主。意。便。道。你。快。教。書。記。把。那。人。請。了。進。來。我。有。話。盤。問。他。經。理。就。把。這。話。去。對。他。書。記。說。

了不多時那書記同了一個少年進來我不先同他說話細細向他一相見他長身玉立丰度不凡衣服裁製入時并且很是華美然後問他道你是不是來取王三小姐那口箱子的他道是的說時他的眼睛就注射在我身旁那口箱子上我便指着說道這口箱子便是不過在交付於你之前要請你把箱中的東西點視一下他聽了很迅速的走前一步等著我便霍地把箱打開飛目向箱中一看即迴轉身來向著他他瞪目瞧著箱中縮做一堆那個短小身材的屍首約呆著了一二秒鐘面色登時灰白起來驚呼一聲向後就退經理忙走近他的身旁拉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我就另外取了一張椅子過來靠他坐

誰是罪人

著又從懷中摸出一本記事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他驚怖得什麼似的戰聲答道我喚陳友生陳友生這個名字凡在上海住得稍久的當沒有不知道他是一個大富翁但是同姓名的也很多不見得這個陳友生就是那大富翁陳友生所以我聽了仍淡然不以爲意又問道你住在什麼地方他遲疑了一下方道徐家匯路誰不知道大富翁陳友生是住在徐家匯路的他這麼一說他就是那位大富翁萬無可疑了於是我更加驚詫起來想他手下用的人也很多爲什麼不差個人來偏巴巴的自己來取這口箱子而這口箱子中又含有這麼一段秘密這真是不可思議啊一面又續問道陳先生王三小姐這口箱

子中那個人到底叫什麼名字陳友生很老實的答道我不知道我以前從未見過他我道那麼這王三小姐又是什麼人呢陳友生被我這麼一問臉上微微紅了起來瞪著兩眼望著我像要說又不願說似的半晌方道伊是我母親身邊的女清客我道伊既是你們府上的女清客伊的箱子爲什麼要送到這裏來陳友生支支吾吾了一陣竟說不出什麼來兩個眼睛又被我很銳利的眼光緊緊注射著避都不敢向旁邊避一避露出萬分侷促的樣子我此時却又臨時變了一個主張卽向他微微一笑說道陳先生我想這其中必定有下一個錯誤了這口箱子一定不是那王三小姐的陳友生一聽這話登時如在

重圍之中忽然得到了一枝救兵似的匆匆的立起身來道這話一點也不錯大約是牌子彼此掉錯了王三小姐那口箱子已經失去這并不是伊的我也立起身來說道定是如此我這麼一說陳友生頓把愁容掃去恢復了方纔進來時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并舉著一雙眼睛望著我露出十分感激的樣子這種神情我眼中是從未瞧見過的跟著他又含笑對我說道謝你指點我我一時竟想不出這麼一個緣故其實事實上確是如此的再會再會我此時已決定這陳友生實是一個無辜與本案并無什麼關係他於王三小姐的事情也不見得能知道怎麼明白不過照狀看來王三小姐如果真出了什麼亂子

他爲救伊起見就犧牲一己也在所不辭的當時我聽了他的話也含笑說道好說好說不過你別就我。我還想同你一起到府上去拜會拜會這位王三小姐。

## 二

陳友生一聽我要同他一起去登時又瞪目望著我露著驚疑之色向我拒絕道這個恕我不能從命這王三小姐是個很嬌弱的青年女子你如果把這些事照實告訴伊那是很無趣的我作一種和他很友善的神氣含笑說道我并不想向伊說知此事不過如今既然有下這麼一個錯誤了總得有個補救方法我想去問問伊一番情形替伊把那失去的箱子

## 誰是罪人

查到一面再查明是那個把那箱上掛的牌子掉錯的陳友生仍拒絕道但是此事我可効勞讓我立刻回去問明了伊打電話告訴你也是一樣的。我道如此一來就要耽擱時候了你不要害怕我決不難爲伊你只要對伊說我是替伊遞運箱子那個轉運公司派來的如今因爲這口箱子已經失去問你種種情形你也沒有知道特地來問問伊自己咧他聽了又向我臉上細細望了一回似乎要瞧我有什麼作用沒有一面又見我那種堅決的樣子倒又不敢十分拒絕深恐在法律上講起來我是應該行使這種職權的隔了一會他纔長嘆一聲向門邊走去一邊又回頭對我說道好的我的汽車等在外邊我就匆

## 五

匆。打。了。一。個。電。話。給。署。長。請。他。立。刻。派。個。醫。官。來。驗。又。囑。咐。那。個。經。理。等。那。醫。官。來。時。須。要。好。好。招。待。隨。即。走。到。外。面。見。那。陳。友。生。正。立。在。一。輛。很。美。麗。的。汽。車。之。旁。等。著。我。即。邀。我。一。同。入。車。又。和。那。車。夫。說。了。幾。句。車。即。駛。行。了。在。這。絕。短。的。行。程。之。中。陳。友。生。把。頭。只。向。旁。邊。別。著。一。句。話。也。不。交。談。不。一。會。已。到。了。一。所。廣。廈。之。前。下。車。同。入。裏。面。在。客。廳。中。坐。地。陳。友。生。就。對。我。說。道。讓。我。去。告。知。王。三。小。姐。喚。伊。下。來。我。忙。向。他。搖。手。因。為。照。我。想。來。我。未。見。伊。之。前。萬。不。能。讓。他。們。先。見。面。使。伊。早。有。準。備。便。又。接。著。說。道。這。可。不。必。費。心。我。早。見。那。面。裝。有。電。鈴。讓。我。按。鈴。喚。僕。人。到。來。去。喚。伊。下。來。就。是。了。陳。友。生。聽。了。把。眉。兒。連。縷。

幾。縷。表。示。不。贊。成。的。意。思。我。也。不。去。管。他。就。按。起。鈴。來。又。去。立。在。門。邊。防。他。走。出。只。見。陳。友。生。的。臉。色。漸。漸。泛。白。起。來。不。多。時。即。有。一。個。僕。人。到。來。陳。友。生。略。略。躊。躇。了。一。下。又。向。我。看。了。一。眼。就。把。我。所。要。吩。咐。的。話。向。那。僕。人。吩。咐。了。這。僕。人。去。不。多。久。這。位。美。麗。的。王。三。小。姐。果。然。娉。娉。婷婷。的。走。進。室。中。來。了。身。材。很。是。苗。條。面。上。泛。著。白。色。陳。友。生。即。替。我。向。伊。介。紹。說。是。轉。運。公。司。派。來。的。人。伊。聽。了。先。向。友。生。一。瞧。好。像。很。不。自。在。的。似。的。隨。即。迴。過。身。來。很。很。的。瞪。了。我。一。眼。露。著。很。愠。怒。的。神。氣。我。暗。想。當。伊。進。來。以。後。自。問。神。色。間。并。沒。有。露。出。什。麼。破。綻。伊。為。什。麼。對。我。這。樣。愠。怒。啊。我。想。到。這。裏。始。而。驚。詫。終。而。也。動。怒。起。來。了。

也就很粗魯的一點禮貌也不有連向伊問了兩次姓名然後又請伊把那口皮箱的形狀講述出來等到伊一講出竟與東華大旅館那口箱子絲毫無二我就突然問道王三小姐那麼這口箱子究竟是從那裏遞運來的伊有好半晌不回答然後低垂著兩睫露著很苦痛的神氣答道這是從我家中遞運來的我道你的家又在何處伊一聽這話忙用手捧著心眼中像要流出淚來嘆道照現在講起來我已無家可歸的了我仍逼著問伊道但是遞運這口箱子時你的家究在何處伊一聽此話臉色登時白得可怕瞧著我露出很恨我的模樣十分躊躇說道我不願對你說這是一樁絕悲痛的事情我道請女士

誰是罪人

恕我你至少總要對我說一句你這口箱子是交在那家轉運公司中的伊戰聲道這個我不能對你說這不是我自己經手乃是我一個女朋友代我承辦的我道如此說來你這位女朋友或者能告訴我們如今伊又在何處伊聽了驚得倒退幾步說道我不願這樣小題大做我更不願人家向伊糾纏不清其實這口箱子是無關緊要的失去和尋得在我看來沒有什麼兩樣呢我道那麼換一句話說起來就是很不願再去找這口箱子了伊躊躇一下答道確有這麼一個意思我道如此我不敢再驚擾你再會即匆匆走到外面坐車仍向東華大旅館那時醫官已把那屍首驗過了知道死者腦後係被重物所擊以

七

致。殞。命。的。又。在。他。衣。囊。中。搜。出。了。好。幾。封。信。上。都。寫。著。吳。淞。鎮。朱。福。民。收。還。有。一。疊。名。刺。上。面。也。都。刊。著。朱。福。民。的。名。字。於。是。更。決。定。死。者。就。是。那。朱。福。民。了。我。既。得。了。這。一。點。線。索。就。想。到。吳。淞。去。查。探。一。下。不。上。一。刻。我。已。到。了。吳。淞。暗。想。大。凡。一。個。地。方。最。最。熟。悉。本。地。情。形。的。要。推。車。站。上。的。賣。票。人。我。如。今。要。探。聽。朱。福。民。的。事。情。不。如。去。問。問。他。罷。那。時。賣。票。剛。完。賣。票。處。的。窗。口。還。開。著。未。關。有。一。個。人。立。在。那。裏。查。點。票。子。我。便。走。上。前。去。問。他。可。知。道。朱。福。民。住。在。那。裏。他。呆。呆。的。向。我。看。了。幾。眼。就。把。那。地。點。告。訴。了。我。等。我。剛。要。迴。身。走。時。忽。又。喚。著。我。問。道。你。是。他。的。朋。友。麼。我。搖。搖。頭。說。是。有。事。情。要。找。他。那。賣。票。人。便。又。

八  
匆。匆。說。道。如。此。我。可。對。你。說。現。在。他。們。家。中。正。亂。得。六。神。無。主。因。爲。朱。福。民。已。於。前。晚。失。蹤。他。的。螟。蛉。女。朱。慧。貞。又。跟。著。人。逃。走。了。我。謝。了。他。的。關。照。匆。匆。向。朱。宅。行。去。到。了。那。裏。一。個。愁。容。滿。面。的。僕。人。來。應。門。一。見。我。就。問。道。你。是。銀。行。中。派。來。的。麼。已。找。到。了。我。們。的。主。人。沒。有。我。還。沒。有。回。答。只。見。一。個。老。婦。人。從。裏。面。衝。出。來。道。唉。我。望。你。已。把。他。找。到。了。我。見。了。二。人。這。種。情。形。忙。說。道。還。沒。找。到。我。來。到。這。裏。不。過。要。問。幾。句。話。朱。先。生。的。失。蹤。你。們。在。什。麼。時。候。發。覺。的。那。老。婦。人。嘆。道。昨。天。早。上。那。時。我。正。得。到。慧。貞。一。封。信。告。知。我。伊。已。與。情。人。林。蕩。生。同。逃。又。附。有。一。張。紙。是。給。我。丈。夫。的。我。就。拿。了。上。樓。想。給。我。丈。夫。看。預。料。



他。看。見。了。必。要。大。大。受。一。下。震。動。但。是。上。星。期。醫。生。方。說。過。他。的。體。氣。近。來。十。分。不。佳。受。不。住。什。麼。驚。嚇。須。要。當。心。所。以。我。自。己。前。去。以。便。可。以。好。好。的。慰。勸。他。免。除。一。切。困。難。呢。我。道。那。你。當。時。就。拿。了。上。樓。麼。伊。道。是。的。誰。知。他。并。不。在。室。中。并。且。全。夜。都。不。在。那。裏。我。道。這。個。你。怎。會。知。道。伊。道。我。怎。會。不。知。道。他。床。上。并。沒。有。睡。過。的。樣。子。并。且。很。是。奇。怪。他。是。穿。了。拖。鞋。并。沒。有。戴。帽。子。就。是。這。麼。出。去。的。伊。說。到。這。裏。眼。睜。睜。的。望。著。我。像。要。我。幫。助。伊。解。決。這。件。疑。案。似。的。我。便。問。道。你。不。會。弄。錯。麼。他。或。者。戴。了。別。頂。帽。子。穿。了。別。雙。鞋。子。出。去。也。未。可。知。老。婦。道。不。會。不。會。他。是。最。最。精。細。的。人。常。怕。人。家。偷。他。東。西。他。所。使。用。的。物。

誰是罪人

件。沒。有。一。件。不。開。列。在。單。子。上。昨。天。已。查。對。一。下。除。了。他。穿。的。那。身。衣。服。和。一。雙。拖。鞋。別。的。東。西。都。好。好。放。在。家。中。一。件。都。沒。有。遺。失。呢。伊。說。完。略。停。一。停。又。匆。匆。接。著。說。道。這。件。事。發。見。後。我。剛。剛。打。了。一。個。電。話。給。道。義。銀。行。托。他。們。代。為。訪。尋。忽。然。轉。運。公。司。中。來。了。一。個。人。拿。了。慧。貞。一。張。條。子。說。替。伊。來。取。一。口。箱。子。我。在。放。箱。子。的。房。中。尋。了。一。尋。就。尋。得。了。那。口。箱。子。上。面。掛。有。牌。子。和。慧。貞。條。子。上。所。寫。的。相。同。知。裏。面。放。有。伊。的。衣。服。就。讓。那。人。拿。去。了。唉。講。到。慧。貞。也。真。是。荒。唐。之。至。伊。竟。和。他。義。父。素。不。贊。成。的。人。同。走。了。因。此。我。又。問。伊。慧。貞。的。事。情。方。知。慧。貞。是。個。孤。女。朱。富。民。把。伊。撫。養。大。的。但。是。雙。方。的。感。情。很。不。好。常。

常。要。發。生。口。角。自。從。林。莠。生。來。到。這。裏。和。伊。做。了。朋。友。更。是。鬧。得。厲。害。林。莠。生。是。怎。麼。一。個。人。并。沒。有。人。知。道。清。楚。他。初。來。時。候。也。和。朱。福。民。是。朋。友。後。來。因。他。看。上。了。慧。貞。福。民。就。和。他。漸。漸。有。些。不。對。屢。次。用。盡。方。法。想。要。離。開。他。們。二。人。他。們。近。來。已。有。好。幾。個。星。期。不。正。式。通。信。了。都。是。托。慧。貞。一。個。要。好。女。朋。友。紀。明。珠。私。下。轉。遞。的。我。探。得。了。這。點。消。息。就。離。開。朱。宅。暗。想。照。此。看。來。王。三。小。姐。就。是。那。朱。慧。貞。的。化。名。那。是。毫。無。疑。義。的。了。伊。先。把。伊。義。父。害。死。裝。入。一。口。箱。子。中。自。己。立。刻。離。去。吳。淞。化。身。爲。王。三。小。姐。又。投。身。陳。家。作。女。清。客。所。以。這。口。箱。子。失。去。伊。一。點。不。以。爲。意。或。者。還。很。盼。望。他。是。如。此。的。呢。如。今。該。應。怎。樣。

着。手。啊。那。林。莠。生。已。和。慧。貞。同。走。一。時。找。不。到。的。了。不。如。去。問。問。那。替。他。們。雙。方。作。青。鳥。使。的。紀。明。珠。罷。紀。家。倒。也。不。是。什。麼。尋。常。人。家。所。以。一。問。卽。知。誰。知。到。了。紀。家。一。詢。紀。明。珠。竟。不。在。家。好。容。易。纔。把。伊。的。老。太。太。請。了。出。來。也。探。不。出。什。麼。只。知。紀。明。珠。也。是。在。前。晚。失。蹤。的。如。今。不。知。伊。究。在。那。裏。我。知。道。久。留。在。那。裏。也。無。益。便。又。離。了。紀。家。向。那。道。義。銀。行。來。一。到。那。邊。方。知。道。朱。福。民。就。是。這。家。銀。行。的。東。家。我。進。得。行。去。會。見。了。行。中。的。會。計。金。義。生。他。對。我。倒。是。無。話。不。說。但。也。探。不。出。別。的。新。鮮。事。情。不。過。和。我。從。前。所。探。得。的。互。相。印。証。一。下。罷。了。我。們。正。在。談。著。天。忽。有。一。個。中。年。人。從。後。面。走。了。進。來。手。中。拿。著。幾。紙。白。

紙灰白著一張臉呼著說道這是行給朱慧貞的一張支單你瞧這是什麼意思啊那會計忙向他輕輕說了幾句似乎對他說有局外人在這裏坐著那人一點也不理會仍高聲說道這張支單是同著福民先生昨天那張證明書一起來的我看福民先生大概是發了瘋了這五萬塊錢也是很大的一個數目怎麼竟輕易易的一口氣支給了他的寄女而他自已一時又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這不是一件怪事麼那會計又連連向他搖手拉著同到後面去了我也辭了出來又到林蕋生從前住的地方問了一問也問不出什麼端倪只知他用錢是很散漫的就在朱福民失蹤那夜他乘了八點十五分鐘的車子到

上海去了這時我在吳淞已無事可爲於是我又回到上海這一天下來很是勞頓想要休息一下忽又想到一個念頭這位化名的王三小姐須好好的看守著伊別要放伊逃走便一部車子飛也似的又到徐家匯路陳家來說也湊巧我車子剛到那裏只見一輛汽車停在門前上面放了幾件行李王三小姐同著陳氏母子從裏面走來預備逃走呢我就向門中一立說道我來得總算還不遲我正要來和朱慧貞女士說伊的義父朱福民先生忽然失蹤了伊也驚詫著說道失蹤麼我又續說道女士既已承認了自己的真姓名如今我有一句話大概也不致否認你義父的屍首怎會發見在你那箱子中你總該知

誰是罪人

一一一

道的伊一聽此話口中喃喃說了幾句不知說些什麼不過知道不要暈仆了忙走上前去扶住了伊

## ◎ 梨花談片

吳夏伯

父授其子以鑰匙曰此秘密箱之鑰匙也其善藏之其子遂答曰善藏無過於秘密箱然則藏之秘密箱中可耳

母謂其子曰汝奈何反穿其襪吾說汝多次汝尙不換其子對曰我已將此左足之襪換過右足上何尙謂我不換也

教師謂一愚鈍之幼年學生曰我幼時算學問題皆能一一答出幼年學生笑而答曰昔日老師之老師與今日學生之老師教法深有不同耳



## 蝶窠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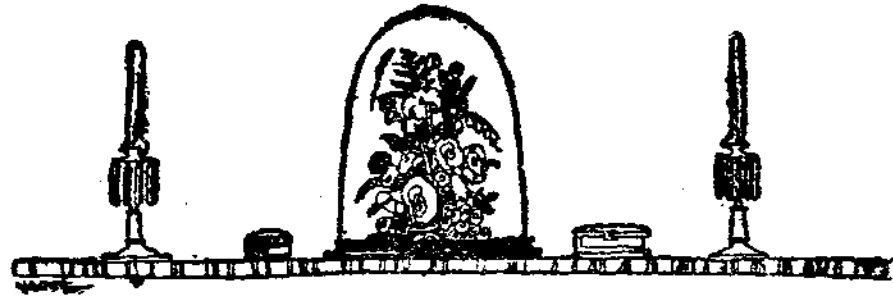
瘦蝶

吳中冷香閣新修楹聯甚夥。記其集句一聯云：「今夕祇可談風月。」幾生修得到梅花。」典雅瀟灑，確切不移。又陸恢一聯云：「榛莽一丸泥，賴名士題碑英雄葬劍。」梅花三百樹，有遠山環抱，高閣憑臨。」下聯寫眼前景物，意亦猶人上聯開端五字，洵非常人所能道。而以榛莽一丸泥偶梅花三百樹，吾知其鍛鍊甚苦也。盛子小鶴從余學詩，筆致清麗，可造材也。性嗜酒，有長鯨一吸之概。有人集句贈以聯云：「人道君如雲裏鶴。」自稱臣是酒中仙。」恰切身分。小鶴嘗自撰楹聯云：「讀者何妨將古人月旦。」飲酒自不失名士風流。」儻名雋亦甚可誦。曩聞之友人云：「海上有醉瀟酒樓者，有人撰一聯云：「人我皆醉。」天地一瀉。」

睥睨一切亦慷慨亦曠達嵌字亦毫不牽強較榛莽一九泥氣魄愈大格調愈高名士筆也。

高勇士福樞吾邑之瓊涇人業商年少氣盛共和肇啓君投袂從戎繼遇敵戰死於山東黃縣鄉人開追悼會余挽以聯云「與君識面轉嫌遲去年血戰沙場黃縣爭傳高勇士」爲國捐軀誠得所此日魂歸趙市白衣競拜漢英雄「蓋余與勇士初不相識君赴申日曾偕心俠顧寓一度相逢去而不返殊可痛也又代人挽云「我公其已矣拋擲此大好頭顱要爲同胞謀幸福」國民勉乎哉各放出本來面目相期世界濟共和」時權利之爭甚烈故藉此寄諷。

余嘗撰楹帖云「青白看人雙眼換」酸鹹殊俗寸心知「又云「不信冰霜能鍊首」「祇餘松柏算知心」又云「疎狂未具媚人骨」「貧賤何嘗移我心」又云「鄉味難忘蕁菜美」「遙情祇許菊花知」又云「閒身偶向乾坤寄」「壯志難期燕雀知」皆有寄託他日當倩人書以補壁或物色足當此聯者書贈之。



## 無中生有之靈學家

胡·寄·塵·

當中國昌言魂靈的時候。靈學二字。已成了一種專門名詞。達官貴人。江湖名士。以至愚夫愚婦。差不多沒一人不相信魂靈之說。甚麼靈學會啦。甚麼乩壇啦。靈學報啦。仙靈雜誌啦。鬧得不亦樂乎。

再有幾個時髦的信徒。還要東扯西拉的拉幾句似是而非的外國學說。來點綴點綴。非但是點綴。而且借重他的話。容易使一般的人相信他。

閒話表過休絮。且說這時候。有一家時髦書館。要想趁此機會。出一部靈學書。發一票財。這書館營業的手段真好。你看他從甚麼地方做起啊。

有一天。上海的日報上。都登著一條新聞。大概說。

江山大郎。是東瀛的心靈學名家。少時曾在歐美各國留學。



又嘗遊歷亞東各國。專門研究靈學。能與鬼直接談話。其生平第一成績。就是在美國時遇見華盛頓之鬼。在英國時又遇見莎士比亞之鬼。莎士比亞曾將生平軼事多則。告訴他。皆是人間所不知道。大郎著作極富。多關於心靈學說。聞大郎不日將由神戶來滬。屆時想有一番新奇言論。以餉吾國人也。

這樣的一條新聞。雖然有好幾家報館登出來。其實同是一個來源。就是一家通信社裏發出來的油印品。各報館根據他的話。略加修改。便登了出來。雖然字句不同。大意都是一樣。

自從這條新聞登出以後。一般迷信心靈的學者。一傳十。十傳百。不到一星期。人人腦中。都有一個江山大郎的小影了。

唉。那裏有甚麼江山大郎。乃是某書館運動某通信社。造這謠言罷了。某書館爲甚麼要造謠言呢。那更不言而喻。就是預備出一部靈學書。託名是江山大郎的著作罷了。果然不錯。報上雖說江山大郎要來滬。到底沒有來。只不過停了三星期。日報



上發現一個「靈學全書」的廣告。原著者就是江山大郎。翻譯者爲某某博士。此書一出。果然風行一時。大約前回那一條新聞的力量也不小。不過外人始終不會知道這秘密罷了。這是某書館營業的一種手段。雖然巧妙到了極點。然在中國也是常有的事。不足爲奇。

最好笑的事。就是有一位東國遊民。他從前久住在上海的。中國的情形。他很熟悉。這回他在東國。聽見上海發現了這件新聞。他便將計就計。自己冒充起江山大郎來。到上海來。出一出風頭。順便也撈一票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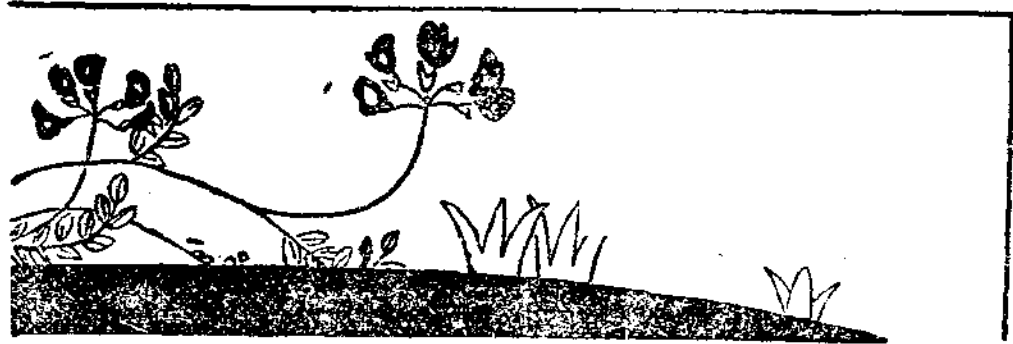
數日之間。預備已畢。先發了一個電報。給上海新聞界。說某日江山大郎真要到上海了。這個電報登出以後。一般久仰江山大郎的人。和讀過靈學全書的人。莫不翹首企足的盼望他來。尤其得意的。便是某書館的主人。他自己對自己說道。我當時不過隨便造了這個人的名字。却不料真有此人。這也可證明我和他的心相交通了。一面得意。一面却又著急。急的是江山大郎不承認那靈學全書是他的著作。

忽忽過了幾天。江山大郎已到上海了。一般的靈學信徒。先開了一個會歡迎他。某書館主人也去見他。帶了大筆的銀子。去送給他。要他承認靈學全書是他的著作。一方面江山大郎也心虛。恐怕某書館的主人揭破他的假面具。所以一到上海。便去訪那書館主人。也帶了大筆的銀子去送給他。請他不要說破。

兩人剛巧相左了。沒有遇見。各各懷喪而回。各把銀子留下來交與代表人收著。等到彼此回來。方知道兩人交換著一筆銀子。簡直是一件笑話。然而此中玄秘。怎能向外人道呢。

再過了一星期。上海有一張小報上。忽然發現了一段小議論。大概說道。據靈學全書序文上說。江山大郎著此書時。是六十八歲。但現在來滬的江山大郎。至多只有二三四歲。不知何故。

從此以後。江山大郎的踪跡也不見了。靈學全書也無人過問了。不知後事如何。也無下文。無從分解。



# 陽曆七夕牛女往來電

穎川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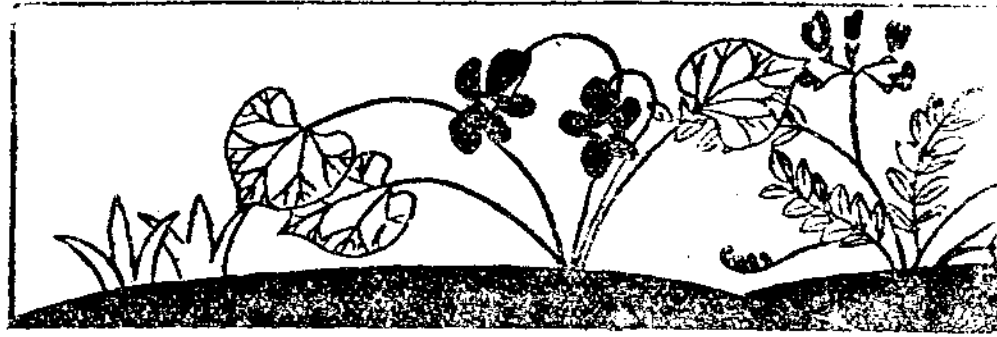
陽曆七月七日之晨。牛郎正牽天牛。在銀河北岸。鋤雨犁雲之際。忽接一無綫電報。急忙回家譯出。其電文云。河鼓郎君鑒。今夕何夕。妾已命靈鵲填橋矣。乞郎早降。織女（陽）（七日）。牛郎閱畢。深訝織女誤記曆日。倘從其言。恐為天帝所知。有干未便。當即拍一無綫回電云。天孫吾愛鑒。陰陽異曆。卿其忘耶。貿然相見。懼擾天怒。乞緩數天。自當聚首。牽牛（虞）（七日）。織女得覆。不免鞅鞅。因又拍一無綫急電云。萬火急。河鼓郎君鑒。今日為陽曆七

陽曆七夕牛女往來電



陽曆七夕牛女往來電

二



日。妾豈不知電末（陽）字。雙關語也。而覆電報以（虞）字。豈表示胆小。猶虞天律相繩耶。查近日人間好談解放。而吾輩猶為天帝所拘。不平孰甚。見電速來。毋令人間假雙星。反傲我正式夫婦也。不從我言。妾當提出離婚。向天庭起訴。毋貽後悔。織女（遇）（七日）牛郎得電。不覺書空咄咄曰。離婚離婚。天上神仙亦染人間惡俗耶。無怪舉世風靡。一班血氣未定之青年男女。俱為習俗所移。致將學業置之腦後。而急急研究離婚問題也。然吾輩神仙。豈宜鬧此笑話。與大羅天羣仙為話柄。乃又覆以一電云。十萬火急。天孫吾愛鑒。（遇）電敬悉。僕當遵電騎牛而來。離婚究可恥事。貞潔如卿。（曷）亦作無恥口吻。意者有激於中。一時姑妄言之耳。相遇在即。離裏面罄牽牛（曷）（七日）拍電事畢。又忽忽騎天牛往會天孫。故今歲得天上秘密消息。謂陽曆七月七日。牛郎織女已相會於天河。其時陰曆適天貺節。去舊時七夕。猶不止一月也。



滑稽尺牘

徐卓呆

合剃頭會信

璧珊仁兄。

前天和你在當舖裏會面之後。有一個多月不見了。不曉得你近况如何。我是正所謂「着的在肚裏。吃的在身上。」一貧如洗了。老話說。「吃的在肚裏。着的在身上。」我恰巧相反。但是窮得更進一步。什麼叫「着的在肚裏。吃的在身上」呢。因為衣服已經當了錢。一齊吃完。都入肚子了。再要吃時。全在自己身上了。想你我窮友。大概同病相憐罷。我以為吃的還在其次。餓着肚子。人

滑稽尺牘

家瞧不出的。目下的人。最重外貌。所以第一我們窮同志。應當常常剃剃頭。不要露出窮相來。然而剃頭是要錢的。一角錢剃一個頭。在我們窮相好。已經是重大的支出了。而且至多滿一個月。必須要剃一次了。一年十二角。叫我們那裏擔負得起呢。因此我想發起一個剃頭會。集合同志十五人。每月搖會十五次。即間日搖一次。（逢單日或雙日均可。）每次每人解會錢銅元一個。搖得的。收十五個銅元。恰與一角錢的市價相等。就可以去剃頭了。如此每一個人。只消兩天取出一個銅元來。這還輕而易舉。在一個月內。就可以不必自己摸出一角錢來。好剃頭一次了。這不是窮漢的救主麼。務必要請你加入。立刻給我一個回音罷。

窮弟畢涵生上



# 香船現形記

朱·迂·公

香船現形記

陰曆二月裏那天。在下一時高興。曾經搭趁了燒香船。到過一趟杭州。在船中目見耳聞。奇形怪狀。無不各盡其妙。講出來真惹人好笑。但是一船上共有五十多人。若將他們一個個繪聲繪色的形容出來。大約非四五萬字不能結束。慢道在下沒有這大本領。沒有這好心思。便是諸君看了。也要覺得麻煩起來。那末我就揀幾個重要角兒。略略描寫一下吧。倘有不妥之處。還請閱者原諒。

村口小河裏。停着一隻邵伯船。那船身很大。差不多撐滿了一河。六七個搖船人。聚在船尾上。吸煙的吸煙。談天的談天。都現着怡然自得的神氣。兩岸上站滿了許多看熱鬧的人。都在那裏指手畫脚的不知說些甚麼。停了一會。一個船人。倏的立起身來。攢進艙裏。取出一面鑼。走到船頭上。一壁廂鑼的敲着。一壁廂直着喉嚨。大聲喊道。開船了。開船了。香客們快些下船呀。李老太太生着一頭白雪也似的頭髮。面上七橫八豎的皺紋。比棗子還多。就

這兩樁上已足表明她決不是綺年玉貌了。上身穿一件綠棉綢棉襖。下身着一條紅棉綢棉袴。足下踏一雙黃布鞋子。鞋頭上還繡着一箇玄色壽雲頭。搶着顏色。煞是好看。這一身漂亮裝束。聽說就是她的壽衣壽鞋。她深恐死後穿着自己不能瞧見。樂得趁未死之前。穿着出來。好大大的出一會老風頭。胸前掛一個朝山進香的黃布袋。項上套一串念佛珠。右手扶着拐杖。左手提着包裹。一張癩嘴裏。叭叭地不知是說話呢還是念佛。一路上顛巍巍的走到船裏。

蔣小妹年紀不過十八九歲。生得好一身肥肉。便是惠山大阿福見了。也得親親熱熱的叫她一聲我的好姊姊。穿一身白地青花的襖袴。一雙玄色布鞋子。上繡出兩隻紅翅綠身的蝴蝶兒。紅綠相間。栩栩欲活。銅盆般的肥臉上。從紫檀色裏泛出一堆堆深紅色。臉的中央。還有二三處沒有收疤的凍瘡。宛如太平洋中的扶桑三島。一個肥大的髮髻上。插滿了許多笨重的銀首飾。臂上那副銀鐲子。也是粗而又大。十個手指好像十根蘿蔔。左手的小指和無名指上。帶了十多隻銀戒指。箍得硬綳綳地。幾乎不能伸曲自由。嘻開一張大嘴。笑微微的走上船來。說也奇怪。恰巧在我對面坐下。叫我飽餐秀色。我暗想這個妙人兒。天生成這般模樣。大可在鄉下大姑娘中。當個代表。今天有緣相遇。真是艷福不淺。



正在這當兒。不提防船頭上篷的一響。接着有人喊道。你們來得好早呀。我急忙回頭一看。原來是他。他叫甚麼名字呢。哎呀。真名實姓。一時可記不清了。紙曉得他有箇綽號。就叫做錢化佛。但須聲明一句。這個錢化佛。並不是俗界裏的老牌錢化佛。乃是我們村中的冒牌錢化佛。祇因相貌生得酷肖。才替他起了這個綽號。他那副怪有趣的嘴臉。不必在下說得。好在諸君都是開通人。錢化佛的戲劇。總看見得多了。只消把老牌的钱化佛。想像一下子。就不難活躍眼前了。但見他手執一柄長不滿五寸的黑面紙扇。一個春風得意的面孔。笑容可掬。蹣跚着爬進艙來。我便略略點了點頭。表明不願健談的意思。他倒也知趣。搭訕着和別人閒談去了。

我再向岸上一望。見又是一個老婆子來了。她姓衛。家裏很窮。身上自然打扮得和乞丐一般。便是面上也滿現着飢餓之色。一張瘦黃的面皮。緊貼着骨頭。活像一隻象牙做的獺獠。頭上紮一塊花布手巾。拖下兩個手巾角。一揮一揮的。又似一對豬耳朵。手裏也沒拿根拐杖。祇攙着一個小狗。這狗並非人家養着看門守戶的狗。乃是她老人家的孫兒。名字叫做小狗。那小狗真像發興的狗。走起路的。連竄帶奔。總沒好相。險些兒把個衛老太。拖下河去。幸得船人手快。扶到艙裏。坐定下來。兀自氣喘不已。小狗卻爬高落下。忙得不

可開交。

你看孫大娘好不威武啊。她身材魁梧。腰圓膀闊。兩道鋼眉。直插額際。一雙虎目。威而有神。脚有一尺多長。拳如笆斗之大。更加滿面黑麻。越顯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教人見了。不問可知是個伏龍英雄。（這伏龍二字既不是臥龍崗的諸葛先生。也不是羅漢中的降龍尊者。乃是善於制伏乘龍客的雌老虎。）她剛待上船。忽的回轉頭去。喊一聲申太太你來了麼。在下也跟她的視線望去。果見岸上有一大堆人。簇擁着一個碩大無朋的老婆子。緩緩而來。畢竟有錢人家。和平常人大不相同。身上穿的不消說得。自然盡是些綾羅綢緞之類。便是面上也笑嘻嘻地。分明掛着一塊福氣老太太的招牌。和方才幾個老婆子一比較。不啻有鶴立雞羣之概。孫大娘疾忙搶至側近。幫着衆僕婦。一同扶下船來。

這時香船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長的。矮的。肥的。瘦的。不下五十餘人。已擠滿了一船。錢化佛仰起頭來。向四下裏望了一望。在身邊挖出一個手摺。上面寫着許多人名。他按照摺子上的人數。點了一遍。現出不自然的神氣。說道。怎的別人都到。祇有汪老大這懶鬼。還沒到來。他正說時。小狗爬在船窗口。用手指着窗外喊道。來了。來了。兀那不是汪大叔麼。在下向他所指的地方望去。果見那汪老大。約摸有五十開

外年紀。頭帶一頂瓜皮小帽。緞子已油光脫脫地。發出亮來。帽頂上也開了好幾處花。這分明是剛從垃圾堆裏拾着的。歪帶在額角上。更形難看。身穿一件破竹布長衫。上面烏一塊黃一塊的。儘你用了幾千萬倍的顯微鏡。也未必能夠研究得出這件長衫的本來顏色。足上那雙尊烏。倒是緞面皮底。很漂亮的。可惜他終年拖着鞋皮。鞋跟已被踏倒。鞋頭上又開了個大口。幾個不安分的脚指。直溜了出來。乘他們的風涼。幸虧一雙倒統襪。蓋在脚背上。把脚指仍舊掩住。免得出乖露醜。他腦後還垂着一條七曲八彎的小辮兒。眼睛上帶一副銅邊古式眼鏡。鏡片上已塗滿了塵垢。不知還是在那一年上。曾經揩抹過一次。至於眼睛的直相。却不易見得。然照他平日舉動看來。可以決定是個很厲害的近視眼。面色既不是黃。又不是黑。這就叫做灰氣色。鼻子歪在一旁。下面掛着兩條老黃鼻涕。伸出縮進。忙碌異常。唇上披着幾根老鼠鬚。顏色有黃有白。咧開了一張臭嘴。涎沫滴搭滴搭的流到當胸衣襟上。浸溼了一大塊。口中露出兩排塗滿牙黃的穢齒。臭得和小毛廁一般。教人立在十步之外。就可聞着這妙味。他更有一種特別本領。天生成滿面活肉。祇要把嘴唇皮略略一動。那滿頭上的耳目、口鼻、額額、頤頤、鬚鬚、眉毛之類。好像奉了大元帥的動員令一般。也忙不迭的一齊牽動起來。這種怪模樣。慢道在下這枝秃筆。描寫不出。便是給那畫家老祖師吳道子

見了。恐怕也要攔筆稱奇。他手裏拿一枝相依爲命的旱煙管兒。這煙管長大無比。若拿裁尺來量一量。准有四尺左右。並且年紀很大。裏面煙膠甚多。不吸煙的人。只消吸了他二三口。就要醉倒。但他却非此不能殺癮。一次非吸十多管不肯放手。你想他的烟癮。多麼厲害。所以一天到晚。斷守着。坐臥不離。足稱得生平第一知己。左腋下搵一頂破紙傘。右腋下搵一雙舊釘靴。拖着鞋皮。踱着方步。晃着腦袋。嘴裏白溜白溜的念着文章。慢慢地走到船裏。偏生在我身旁坐下。急得我叫苦不迭。向四下裏一望。早已擠得實實足足。再也沒有空坐位。可以容我調換的了。真叫沒奈何。祇得耐着性兒。勉強將就一下。

船人問了一聲。香客可曾到齊。便解纜的解纜。啓舵的啓舵。撐篙的撐篙。搖櫓的搖櫓。又是一陣鑼響。直向杭州進發。衆香客打開包裹。取出香來。點得滿船上。煙霧繚繞。香氣撲鼻。纔把汪老大嘴裏的臭味。遮混過去。他們一個個閉着目。合着掌。虔虔誠誠的念起經來。頓時把隻邵伯大船。好像變了個大雄寶殿。木魚聲。念佛聲。鬧得不亦樂乎。他們念的是什麼經懺呢。其中大約有十分之三四。念的是心經大悲咒之類。聲調自然不僧不俗。字音也是似准非准。教人聽了。真覺好笑。其餘一大半。更不成樣兒。都是直着喉嚨。像喊救命一般的。狂叫着南無阿彌陀佛。直叫得面上和泥塑的關夫子鬚鬚顏色。黃豆大小的汗珠。聯珠價流將

下來。頭頸裏的筋漲得和蚯蚓一般。這種怪模樣。祇怕那出名不笑的包公見了。也要爲之捧腹。然而在他們却毫不爲意。全無羞慚態度。仍舊是板起面孔。一本正經的。大叫大鬧。這時維有汪老大不會念佛。祇得念着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一篇長恨歌。軋在中和調。好得人聲鼎沸。一時倒也分別不出。可是念到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這幾句。嘴裏的涎沫。好像開了閘板。直湧出來。我看得實在耐不住。不由的噗哧一笑。汪老大倒也乖覺。疾忙停口不念。向我晃了幾晃。在衣袋裏挖出一塊骯髒不堪的手巾。把胸前嘴邊略一拂拭。藏好手巾。伸了個大大的懶腰。攔起一雙臭脚。雙手抱住兩膝。猴在坐位上。彎着腰。俯着頭。閉着目。隨着船身的擺動。身子也搖搖不定。看他頗有自得其樂的樣子。不一會。竟呵欠連連。打起老大的瞌睡來了。錢化佛正是呆坐着很覺沒趣。一眼瞥見汪老大。在那裏打盹。便伸手過去。向他肩胛上用力一推。仍舊不動聲色的坐在原位上。假裝着沒有這件事。汪老大從睡夢裏喫了一驚。跳醒轉來。沒頭沒腦的向四下裏望了好一會。總找不到推他的人。便疑心到小狗身上。發話道。你這小鬼。總是賊勿空手。人家正睡得有趣。誰要你來推醒。小狗喫了這冤枉苦。怎肯服氣。便答道。船上五十多人。誰不有手。誰不能推你。怎的單單怪我一人。真是招子過了。汪老大剛待答

話。錢化佛搶着說道。小狗不必發急。老大也不必錯怪了人。好得這一推並未跌痛。有甚麼大不了事。汪老大道。跌雖沒有跌痛。可是我的瞌睡蟲。却被他嚇逃走了。多麼可惜。錢化佛笑道。你這懶鬼。說出話來。老是這般不倫不類。你睡到末一個上船。難道還沒有睡醒麼。汪老大又打了個呵欠。面上牽了幾牽。晃着腦袋。詫異似的答道。睡醒麼。那還差得遠哩。你和我住在一村。應該知道我那天不是直睡到下午一二句鐘。纔肯起身。今日因爲開香船的事情。大約還沒到九句鐘。便爬了起來。所以現在就像好幾夜沒有睡着一般。耳朵裏嗡嗡亂叫。眼睛前花花綠綠。滿身筋骨。也覺得很不舒服。錢化佛道。你這習慣。休說自己受累。便是別人也替你討厭。依我想來。何不立個志願。戒除他呢。汪老大搖頭道。談何容易。簡直是夢話了。你不見抽大煙的人。他們嘴裏也滿唱着。上了烟癮。怎麼受累。怎樣討厭。怎樣費時失業。怎樣耗財傷身。怎樣干犯禁例。怎樣敗壞名譽。以後總須拼着一死。和牠斷絕關係。可是說雖說。吸仍吸。日日因循。直至雙目一閉。兩脚一挺。纔是正真戒除斷根。我這睡癮。比他們的烟癮。還要認真十倍。你想我怎能戒掉呢。好得睡覺這件事。既不犯法。又不要耗費錢財。我何苦拼死捨命的白白地喫這痛苦呢。錢化佛道。你這話未免比得言過其實。他們抽大烟的人。不吸了。輕的眼淚鼻涕滾滾而下。重的竟致生命有礙。若是睡覺。却心裏要幾時起身。

便可幾時起來。少睡些。至多也不過打幾個呵欠。伸幾個懶腰罷了。決沒有別的岔兒。你的因循不改。多分難戒是假。貪懶是實。汪老大發急道。你們局外人。安得知個中况味。你若不信時。我詛呪也肯……申老太正念着。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耳朵裏忽的攢進了詛呪二字。疾忙收住佛號。板起面孔。大刺刺地對汪老大說道。你須不是小孩子了。怎的說起話來。這般不知輕重。可知道這光天化日之下。詛出呪來。十有九准。你究竟爲了什麼大事。犯得上做這勾當。衛老太整整的喊了一千多遍南無阿彌陀佛。早喊得口枯舌乾。有氣無力。要想停口不念。又恐被人家說她不誠心。今聽得申老太已在那裏閑談。自己也樂得停了口。倒抽一口大氣。拍了拍胸前。呷了口茶。抹了抹汗。湊趣道。哎……唷……詛呪麼……提起了叫我毛骨悚然。記得我家小狗兩歲上。忽然犯了慢驚風。我忙着燒香點燭。求神拜佛。這時我家老頭兒還沒有死掉。那天我正在天井裏燒天香。他喝得醉熏熏地。跑回家來。大發酒風。把香燭、紙錠、蠟杆、香爐、打得乾乾淨淨。我便走上去和他理論。他祇得連忙伏罪認過。並且說以後不再飲酒。若再有半滴兒下喉。定要痧發而死。那知他當時雖詛了這個毒呪。日後事過景遷。並不放在心上。仍舊是大喝大飲。咳。神佛真是有靈。記心也好。果然不到半年功夫。他就害了一場吊腳痧。一病身亡。她說完。竟打起哭調。青天親人的號啕痛哭起來。引得衆

香客停口不再念佛。靜心諦聽她的哭調。李老太更是個專門研究哭調的人。平日打聽得誰家死了人。她必須趕過去。聽人家號哭。自朝至暮。不厭不倦。所以我們村中三百多個婦女。她能夠一個個的評定。誰哭得哀而不怨。誰哭得怨而不苦。誰哭得苦而不嬌。誰哭得嬌而不浮。誰是上乘。誰是下品。又能不見人面。祇要一聞哭聲。就可辨別得出哭的是誰。她初時想香船上決沒有聽哭的希望。那知事有湊巧。祇爲詛呪二字。勾起了衛老太滿腔心事。便大哭起來。李老太得此絕好機會。心裏自然十分快活。目不轉瞬的靜心細聽。聽到得意之處。不免頻頻的點着頭。輕輕的拍着手。暗暗地替她拍板。哭夠多時。申老太有些看不過去。勸慰一番。衛老太纔收住哭聲。翹起一張瀉嘴。哭喪着臉。一聲不響的坐在船板上。祇是嘆氣。申老太道。講到詛呪這件事。委實可怕。你們以後說話。須要留心。切不可信口亂道。孫大娘把大拇指一翹。對衛老太說道。可惜你當時不會請教我。倘然請教了我。你家老伯伯的病。包可不死。李老太接着道。你有什麼方法。可以起死回生。倒要請你說出來。給我們學一個乖。孫大娘笑道。此事說來。很是平常。祇消把一堆糞汗。塗在詛咒人的嘴上。那詛自然會不靈了。申老太忙問道。這方法靠得住麼。孫大娘道。千穩萬穩。一些不會錯誤。乃是我媽親身嘗試過的。她老人家生平最歡喜詛毒呪。我常常替她害怕。她說不打緊。我已在嘴上抹過。



了好幾次屎。佛天老爺已不把我的言語作真。簡直當做放屁的了。所以儘你詛什麼毒呪。總是永無應驗了。她又說。逢到被人告了陰狀。也祇消用這方法。把屎在告狀人嘴上一塗。那狀也會不靈。李老太接着道。不差。不差。去年十二月裏。前村的金阿三。不是把他娘在神仙廟裏告了一個陰狀麼。幸虧他爺也用了這個方法。纔得直到如今。還沒發作。衛老太道。金阿三怎的這般沒良心。神仙廟裏的老爺。最靈驗不過。萬一認真起來。出了岔兒。那還了得。申老太道。神仙廟裏。不獨老爺靈驗。便是籤訣。也再靈沒有了。就像我家老太爺。在前月裏。犯了大頭傷寒症。兒孫們都不知輕重。一味的請醫服藥。你想這些瘟郎。中有基本領。狗嘴裏總拔不出象牙。都說病勢很重。大有不起之象。到了前天。竟有幾個搖着頭。連藥方都不肯開了。我却老大不信。替他到各廟宇裏求了許多終身籤訣。李老太搶着問道。籤訣上怎麼說法呢。申老太很得意的說道。雖也有幾張不大吉利。然而好的却居其大半。最足使我安心的。便是神仙廟裏的三張籤訣。張張都是大吉大利。所以我纔敢放心托膽的到杭州去燒香。今天臨行時。他們還死拖着。我放屁似的說道。看老爺的病勢。比前兩天更加沉重。太太這趟杭州去不得了。我却胸有成竹。不爲他們所感動。毅然決然的走下了船。衛老太嘆息道。他們進了幾年洋學堂。全不把神佛……汪老大好久沒有說話了。正耐得牙癢癢地。

忽聽得洋學堂三字。頓時勃然大怒。拾起破帽兒。向下面一擲。把手在大腿上拍的一掌。也不等衛老太說完。惡狠狠的搶着說道。你們不提洋學堂便罷。提起了叫我怒氣直冲霄漢。錢化佛笑道。你與新法學校。有甚麼不共戴天之讎。值得恁地大發其火。汪老大道。咳。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他們放着好端端的四書五經不讀。八股文章不做。儘學些唱山歌。打拳頭。先生教起書來。指手畫脚的好像一個小熱昏。學生讀書也那麼麼這麼的打着彎舌頭。寫的字。和蚯蚓一般。恐怕請教孔老夫子。也不見得認識。剃着和尚一般的頭。穿着兵老勇的衣服。鎮日價大吵大鬧。何嘗是讀書識字。你想這種學堂有甚好處。叫我聽了。豈不要大發雷霆。錢化佛道。照你說。新法學校裏的人。一個也不會識字了。汪老大很不自然的答道。字呢。總有一兩個識得。不過所識的字。總不及以前那樣多了。錢化佛打趣道。難道你一個個的拿來數過的麼。汪老大很得意的答道。你不要來挖苦我。不信時。可以給你一個真證實據。現在不講別的。單說以前大清朝時候。出了無數秀才舉人狀元之類。何以到了民國。一共也有十三年了。慢道狀元沒有出過。便是舉人秀才。也找不到一個。這不是新法不如老法的鐵證麼。錢化佛冷笑道。不差。不差。我總當你睡醒的了。那知正是說着夢話哩。科舉已廢了二十多年。怎會有狀元舉人出來。汪老大道。我說的何嘗是夢話。你說的才是真正夢話。我且

問你。既然沒有了科舉。沒有了狀元舉人秀才。那末世界上的許多官兒。從那裏得來的呢。錢化佛沒好氣答道。這些事情。派你今世裏弄不清了。我勸你不要多管。還是安安穩穩的去打你的盹罷。汪老大好像一時想不出這話的解釋。晃着腦袋。發話道。人家和你好端端的講話。怎的出口傷人。我雖會睡一些。可是與你何涉。難道你便終身不睡的麼。錢化佛也大聲答道。睡是誰人不睡。祇是睡得其當。不像你這懶鬼。成日成夜的睡着。李老太岔嘴道。錢化佛也算不得最早。不記得你下船的時候。我已在船中等候良久了麼。孫大娘接着道。講到起早起。我倒不肯讓人。我那天不是看日出。看天亮。烏黑黑的起來。今天爲了開香船事情。尤其特別加早。起身時大約還不過三更多天。衛老太搖頭道。三更多天起身。有甚希奇。像我纔算得再早沒有了。不瞞你們說。還是在昨天晚上坐起。直挨到今日天明。整整一夜沒有合眼。她說時。連連打了幾個呵欠。然後仰起頭來。現出很得意的樣子。冷不防小狗直跳過來。用手刮着面皮。嘻皮笑臉的說道。阿也。你們千萬不要相信我婆婆的鬼話。她今天早上。睡得和死狗一般。幸虧我在她大腿上很命的咬了一口。纔得蘇醒轉來。不然呢。恐怕要就此一睡千年的了。衛老太聽了此話。又羞又氣。立起身來。要和小狗拼命。汪老大忙把長旱烟管一攔。勸阻道。小孩子口沒遮攔。一味的將言語摧殘。論理呢。本該扑責幾下。叵耐

船中地方狹小。難施家法。還勸你得好休便好休。其間何必苦追求。饒了他這次初犯。日後若再怙惡不悛。再行兩罪俱罰不遲。衛老太眨了個大白眼。沒好氣坐下。恨氣地說道。人家正是氣苦。誰要你來酸溜溜的嚼蛆。汪老大嘆息道。婦人家蠢如鹿豕。怎知道文字的奧妙。李老太接嘴道。文字這件東西。果真奧妙無窮。我前天因爲記念我家兄弟。他在上海做事。不知近來身子如何。我便懇求一個拆字先生。替我道道地的寫了一封書信。找着個撐航船的人。叫他們替我投送。他們說這是上海信。我們不能直接送去。你要寄時。須得寄郵政局才行。我聽了。一時莫明其妙。幸虧這航人爲人最好。領我到一家大商店裏。拿五十七個銅錢買了一張紙角兒。粘在信上。向箱子裏一塞。他竟頭也不回的去。我這時可急昏了。忙走過去。向櫃檯上的先生們哀懇道。我上了航人的當。把一封信掉在你們箱子裏了。請你們可憐見我老太婆寫一封信。不是容易事情。開一開箱子。讓我取出來罷。他們說。你可是要寄信麼。我道是的。他們道。是的就好了。這信放在郵箱裏。什麼地方都可以送到。請你不用着急。我不信道。你們是弄的什麼玄虛。難不成這信一到箱子裏。就會變做妖精。飛到上海去麼。再看先生們都像嫌我麻煩。白着眼睛。祇是不理。我也祇得回到家裏。這個悶葫蘆。直到如今。還沒有打破。申老太解釋道。郵政局寄信再穩妥沒有。我家有許多親戚朋友。住

在漢口北京。臨到有事時候。或是記念他們。祇消一封信去。不多幾天。便可得到回信。屢試屢驗。從未出過毛病。蔣小妹道。一樣一封信。他們怎分別得出。這封是上海。那封是北京。這封是姓張的收。那封是姓李的收呢。申老太道。信封雖大同小異。上面的字。却各各不同。他們祇消略略一看。就可一個個的分別出來。絲毫不會錯誤。所以我說文字的功用。簡直再大也沒有了。汪老大笑道。此井底蛙之見耳。文字之功用。豈止寫信而已哉。天地之間。何事何物。可以不用文字。孫大娘道。你們大家說文道字。但不知這個很有用的玩意兒。是誰造出來的。汪老大不加思索的說道。文字一道。除了孔老夫子。誰也製造不出。錢化佛有意難他道。你說文字是孔子所造。可知道造字是怎樣造法的。倒要請教請教。這一句。可把汪老大問住了。晃了幾晃腦袋。牽了牽面孔。轉了一會念頭。咳了一聲響嗽。還算他心靈乖覺。竟想出了一段絕妙好辭。頓時面上現出一種得意洋洋的神氣。從從容容的說道。我汪老大。雖不才。到底是個老童生。上自三皇五帝。下迄遜清民國。其間經過的事節。不可勝數。我却無事不知。無事不曉。至於孔子造字的一樁故事。更爲我們讀書人。不可不知者。不過說來話長。好在今天沒事。我就破些空功夫。講給你們見識見識罷。當春秋時候。孔老夫子有個令高徒。姓仲名由。綽號叫做子路。練就渾身好武藝。有萬夫莫當之勇。恐怕三國志中那位喝斷

壩陵橋嚇退曹家百萬兵的猛張飛見了。也要退避三舍。孔老夫子見他生得厲害。便留在身邊。做個保駕大將軍。那一天孔老夫子正喊齊了三千個學生。在一間書房裏教書。自從朝晨。直至下午。連飯也沒喫。他老人家祇是循循善誘。刺刺不休。有幾個勤學的。倒還肯耐着性。靜心細聽。可是那子路。原是個好動不好靜的人。叫他如何耐得住呢。屁股上早癢得不可開交。要想溜之大吉罷。又怕喫老師查穿了。便要板起面孔。發出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的命令。不走罷。委實一刻三秋。再也挨不下去。真是人急生智。竟被他想出一條妙計。當下大吼一聲。震得屋宇吱吱的搖動。孔老夫子大吃一驚。深恐震塌了屋子。造起來。倒大非易事。忙跳過去問道。賢契所爲何事。值得恁地發怒。子路假哭道。我肚子裏痛得大小腸都要斷了。請你發一點慈悲之心。放我出去登一個坑。孔老夫子搖頭道。我這裏弟子三千人。假登坑者不乏其人。你若也是假的。我必以杖叩其脛。子路發急道。先生若不放我出去。不要把我痛死了。害你又要天喪子。天喪子的哭嘍叨了。孔老夫子不悅道。上坑討利市。古語所云。你去便去。爲何說出這不吉利的話兒呢。子路聽了這話。好像得了上諭一般。沒命的飛跑出去。孔老夫子在書房裏等了良久。還不見子路進來。子貢挑唆道。依弟子愚見。仲由兄一定是假出恭。先生何不出去查他。一查孔老夫子不然道。由也魯。大約不致說

謊罷子遊嘆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勸先生。不要貪懶。還是出去走一趟才好。孔老夫子被學生們迫得沒法。祇得洒開大袖。踏着八字式方步。慢慢地踱到外面。果見子路正在草坪上打拳。孔老夫子且不去驚動他。背着手遠遠地立着。呆呆的看夠多時。那知竟被他會悟出許多筆畫來了。但看子路兩手伸平。便是一畫。身子立直。便是一豎。腳向前一踢。便是一捺。向後一拐。便是一鉤。手一揮。便是一撇。頭一低。便是一點。把許多筆畫。東一湊。西一拼。合攏來。便造成了無數千古流傳。萬古不滅的中國文字。我聽到這裏也覺得好笑起來。便插嘴道。照你說中國文字既是孔子所造。那末蟹行文字。一定是基督教主耶穌所造的了。汪老大聽了這話。越發笑逐顏開。忙答道。不對。不對。我早說過。文字一道。除了孔老夫子。誰也不會創造出來。他既造成了中國文字。便一客不煩二主。又想出一種洋文。這段事情。講出來更加有趣。你要聽時。待我吸一管煙。再行細細道來。說罷挖出一個烟荷包。托起四尺來長的旱煙管。滿滿的裝了一管。燃着火。大搖大擺的抽吸起來。哎呀。不好了。汪老大闖了大禍了。此話怎講。原來他的長大烟管。伸過去。不留神正正的把個火一般熱的銅烟管頭。打在蔣小妹面上。沒有收疤的凍瘡上。頓時鮮血直流。蔣小妹吃了這大虧。立起身來。指着汪老大。沒頭沒腦的大罵特罵。直罵得個汪老大。哭喪着臉。不敢則聲。蔣小妹罵

夠多時。李老太勸解道。蔣小妹。他不留神碰痛了你。原是他的不好。但是。你也不該這樣狗血噴頭的大罵。須知罵人也是一樁很罪過的事情。你們年紀輕輕的人。總須修修口頭。積些陰德。像我活到一大把年紀。還不肯無故罵人。你不見我那殺千刀的媳婦。待得我像老豬狗一般。我也從不曾罵過她一聲。申老太道。不錯的。我也聽得人家說。你家媳婦待得你很不好。李老太道。再也不要說了。逢到有了好些的吃食。她不是藏在房裏。一人獨吃。便是偷回娘家去。孝順她。那不要臉的爹娘。就像去年年底。做了三斗米年糕。我是一塊也沒有喫着。嘿。那糕倒一古腦兒。竟然不見了。若不是她偷回娘家。會到那裏去呢。想來想去。還是我那女兒阿金。有些良心。上月裏還送給我三塊洋錢。兩方鹹肉。可是她公婆都有家道。又貧拿的時候。非輕容易。你想她可憐不可憐呢。孫大娘問道。你家媳婦偷了年糕。難道連自己丈夫都沒有吃的麼。李老太道。想吃年糕麼。不吃了皮拳。已算便宜煞了。孫大娘不由得長嘆一聲。說道。我出了許多凶名兒。附近二三十里居住的人們。誰不叫我雌老虎。如今看來。怎及得令娘的能幹。真枉爲人也。申老太道。我聽人說。有一次。你家丈夫偷剪去了小辮兒。後來被你知道。大起衝突。罰他把剪斷的頭髮。一根根結上去。不結好。不准吃飯。可有這樁事情麼。孫大娘答道。有是有的。不過他結了一日一夜。還沒完工。竟被他在半夜裏。趁我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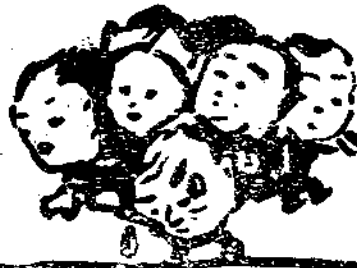


的時候。偷吃了半碗冷飯。等到明天查穿。叵耐飯已下肚。再也吐不出來。祇得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蔣小妹岔嘴道。你這樣的虐待丈夫。怕不要把他活活的弄死麼。孫大娘瞟了一眼。笑道。這種人弄死了。好像弄死一隻狗。值得甚麼。何必你痛惜他。汪老大正是被罵得一肚都是烏氣。閉着嘴。沒得話說。現在得此好機會。若不報復一下。更待何時。便笑道。看不出蔣小妹。年紀輕輕。倒恁地會愛憐男人。真是個多情多義的好娘子。這幾句話。羞得個蔣小妹。滿面通紅。恨不得船底上開個大洞。直攢到河裏去。申老太解勸道。汪老大這臭嘴裏。總說不出好話。將小妹是個黃花閨女。被你一番瞎三話四。怎不要難以爲情。錢化佛道。蔣小妹的言語。未免也有些失於檢點了。衛老太道。那倒不能怪她。年輕人說話。誰不是如此。像我家小狗。前天偷了間壁二嬸家裏的一隻燒火凳。我叫他送回去。他抵死也不肯。我說那末你千萬不要說出去。他當時倒得唯唯答應。嘿。不到半天功夫。早被他逢人告訴。恨不得敲鑼了。結果還是被二嬸知道。將燒火凳認了回去。自己反落了一個臭名兒。她正說時。小狗爬在船棚上。岔嘴道。你真不要臉了。這燒火凳。是你叫我去偷的。幾時說過去送回他們。後來二嬸來認時。你還死賴着說這凳是你自己的。不是她的。弄得幾乎打起來。這都是你自己做的。一人做事一人當。怎的反賴我做賊。我不然不說了。現在你冤枉了我。只索說

出來。給大家聽聽。便是那王阿三店裏的二方豆腐。徐木林店裏的一塊牛肉。那一件不是你叫我去偷的。我忽聽得。小狗說出牛肉二字。猛想起我包裹帶着許多香港牛肉脯。現在肚裏有些飢餓。正好拿些出來嚼嚼。便不管衛老太怎樣落場。忙走到後艙。向船人取了包裹。打開來。取出兩包牛肉脯。一包攤在衣袋裏。一包拿在手裏。撕開了包紙。一頭吃。一頭遞至中艙。看他們仍舊是念佛的念佛。閒談的閒談。諸君不要小覷了汪老大這雙近視眼。有時看起來。比狗眼睛還凶。但見他向我伸了伸頸子。晃了晃腦袋。問道。你嘴裏嚼的什麼東西。我倒並不在意。直截痛快的答道。這是香港牛肉脯。味道倒還不錯。你可要嘗一塊。那知道話不打緊。早惹動了一船上衆香客的公怒。他們齊聲說道。香船上吃葷尙且不能。何況吃的是牛肉。哎呀。罪過。罪過。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汪老大格外高興。指着我要求道。你若不快快把牛肉拋掉。須得保我們五十多人。每人十年太平。我聽這條件。和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本要求我國承認的二十一條件。差不多嚴酷。怎好承認。向手中那包牛肉看看。又向衆香客看看。暗想我此時。真好像五台山上的魯智深。一包牛肉抵得一條狗腿。衆香客比做衆僧人。可惜我沒有魯大師那般神力。不然。就得跳過去。打他們一個捲堂大散。閒話休絮。再說我當時轉念一想。好得衣袋裏和包裹裏的牛

肉還多着哩。停一刻。不難背着他們。偷吃一頓。現在何必爲此區區一包牛肉。去攪他們的衆怒呢。想罷。便將那包牛肉向河裏一丟。可巧小狗已走進艙來。立在我身旁。早看得饑涎拖出三尺。見我把好端端的牛肉拋下河去。忙拖住了我的衣袖。發急道。不要丟掉。不要丟掉。快些送給我。任憑他們打我。罵我。我也要一塊不剩的吃下肚去。汪老大接住道。小孩子這般饞嘴。不怕害羞麼。說時向我晃了幾晃。似乎還含着譏諷。我的意思。那知這小狗的嘴。倒也不弱。扮了個鬼臉。指着答道。汪大叔。你就少說一些罷。仔細你兩頰裏的涎沫。也像陣頭雨一般的落下來了。汪老大面皮雖厚。吃了小狗這頓搶白。倒也會害羞起來。低下頭去。儘管骨都骨都的大嘔涎沫。衛老太道。小狗你又在那裏得罪人家了。須知道香船上喫葷。委實是一樁很罪過的事情。我記得去年在香船上。偶然動了動肉念。西天便飛上一片烏雲。霎那間。雷電大作。急得我忙不迭的通神念佛。半晌方停。蔣小妹道。休說吃葷了。我媽去年在靈隱寺大殿上。剛放得一個臭屁。回家來。便患了半年痢疾。嚇得她今年再也不敢上杭州燒香的了。錢化佛道。神佛的氣量最大。難不成爲了一個臭屁。就這樣的認真起來麼。多分是你媽自己嘴饞。吃壞了肚子。反而怪神怨佛。汪老大條的抬起頭來。搶着說道。那倒不見得一定。你不知說岳全傳上載着。那日西天佛爺。登坐靈霄寶殿。有一個烏龜精。不留神。放

了一個臭屁。佛爺頓時板足佛臉。罰牠到下界來。做一世奸臣。這奸臣名字。就叫做秦檜。申老大道。可就是那跪在岳墳前的奸賊秦檜麼。原來是個烏龜精下凡。怪不道滿身上和烏龜一般的黑色。那末還有三個。和這個一樣打扮。一定也是烏龜精下凡了。可恨那些烏龜。成羣結隊的下凡來。害死吾們的好岳老爺。我以後捉住了烏龜。再也不肯放生了。必須把牠碎尸萬段。方出我心頭之恨。申老太說完。尙忿懣填胸。喉嚨裏。嘩落嘩落的痰聲。響個不住。汪老大道。你們還沒知道。像吾們會看岳傳的人。看到風波亭那回。真是氣死恨死。哭也哭得出。死也死得着。說時。哭喪着臉。右手舉起旱烟管。向船頂上沒命的亂敲。左手拍着船板。兩脚篷篷的頓着船底。船老板發急道。你們恨秦檜儘管去恨。不要拿我的船出氣。須知人家這船。衣食所靠。弄壞了。認誰的賬。錢化佛道。老大船家發話了。你就安靜些罷。汪老人大哭道。我胸中忿恨之念。不能自己。便是生身父母更生。也不能勸得我回心轉意。現在非大哭十日十夜不可。說罷。又復捶胸頓足。如喪考妣的號啕痛哭起來。引得衆香客。都爲之淒涼欲絕。正在這難分難解之時。忽聽得小狗在船頭上喊道。你們看這地方。好生熱鬧呀。我也向前面一望。笑道。好了。好了。杭州到了。老大也不用哭了。要哭時。你立刻就可跑到岳墓上去大哭一場。衆香客聽了。連忙摒擋各物。汪老太也收了淚容。少頃。停下船來。大家離舟登岸。



# 另外四位朋友的贊

開·北·徐·公·

此次四位朋友

取消A B C D。

讀者倘能猜得

爲我嚴守秘密。

如果你們客氣。

姓名也不說明。

另用甲乙丙丁。

請勿任意告人。

自當另有贈品。

我更銘感不盡。

另外四位朋友的贊

甲君

手擎洋棍。

帽戴銅盆。

一口京腔。

自稱先生。

不講撲克。

便談電影。

善畫山水。

不取分文。

乙君

眉如鉛畫。

髮像疏林。

用紫墨水。

吃冰淇淋。

演血手印。

嫁王鈍根。

吟香之說。

恕不承認。

丙君

醬油草帽。

鉛皮長衫。

頭長似棗。

骨瘦如柴。

兩月三遷。

去而復返。

一口長素。

獨吃鷄蛋。

丁君

提出問題。

解釋章程。

獨身不娶。

物色夫人。

水門汀畔。

擲過幾擲。

梅龍鏡上。

將演招親。

# 藝林芳訊

(三) 痕 恥

含葩欲吐之紅玫瑰

## ●含葩欲吐之紅玫瑰

**紅玫瑰** 不是真的玫瑰花。是一種雜誌的名稱。上一期藝林芳訊裏已經說明了。究竟這**紅玫瑰**內容如何。現在已進行至若何程度。愛讀雜誌的諸君大約總一定急於要知道的。在下不憚辭費。再來報告幾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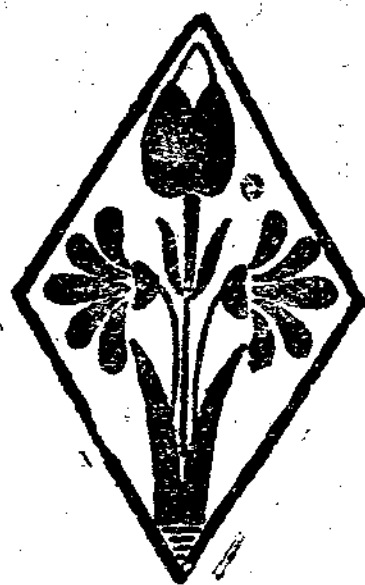
**紅玫瑰**的各種組織。大概和紅雜誌差不多。長篇小說仍用兩種。一種就是紅雜誌上登的**江湖奇俠傳**繼續下去。一種是已故小說界老前輩**李涵秋**先生遺著**程瞻廬**先生補纂的**新廣陵潮**許多短篇特約撰述者。上期也會經介紹過了。毋庸再述。另外還添了**婦女欄**小報遊藝場讀者談話會……等門類。這都是可以增添讀者興趣的。現在第一期材料已經配好了。其中有一個特點。諸君不可不知道。就是**獨鶴**和**天笑**兩位先生向來沒有同在一本雜誌裏發表過作品。此番居然會串起來了。他們倆都是小說界的紅人。一旦配演起來。諸君試想。這本戲夠多們熱鬧好看啊。餘事尚多。下期再譚。

# 大富翁

覺迷

他。是。大。富。翁。他。不。但。是。一。個。中。國。的。大。富。翁。並。且。是。全。世。界。的。一。個。大。富。翁。因。為。那。些。銀。行。大。王。煤。油。大。王。鋼。鐵。大。王。鐵。路。大。王。烟。草。大。王。車。糖。大。王。的。財。產。還。比。不。上。他。百。分。之。一。咧。至。於。那。位。山。芋。大。王。（日。本。人。某。在。美。國。種。山。芋。起。家。稱。為。山。芋。大。王。）自。然。無。須。說。得。咧。他。可。算。是。全。世。界。第。一。個。大。富。翁。了。

大富翁



# 白化

卓·呆·

(一) 可怕的使命

民。國。三。年。九。月。十。三。日。傍。晚。這。是。我。奉。着。公。司。中。的。命。赴。濟。南。去。的。上。一。天。中。外。貿。易。公。司。天。津。分。公。司。事。務。員。的。我。奉。了。重。大。使。命。要。護。送。十。六。萬。元。鈔。票。到。濟。南。的。總。公。司。去。二。三。日。前。已。很。忙。的。在。那。裏。準。備。一。只。裝。鈔。票。的。嚴。重。箱。子。用。了。暗。號。的。鎖。鑰。再。加。備。了。一。具。我。以。為。很。有。興。味。的。新。式。手。槍。這。些。東。西。一。齊。完。備。了。我。不。禁。微。微。一。笑。又。想。第。二。天。朝。晨。八。點。鐘。我。可。以。到。了。公。司。中。將。藏。在。保。險。箱。

白化

一

## 大 官 齋

說也奇怪。他著的。衣服吃的。飯米住的。房屋簡直和平常人沒有什麼分別。但是他却有兩樁可驚的事情。第一樁對着撒尿問題。可是特別注意。就是拿着銀行鈔票當做揩屁股的草紙。他達到撒尿時。節節是拿着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的鈔票。大大小小疊了起來。一疊一疊的。揩他屁股。揩了又揩。揩到好幾次。纔是蓋着便桶。束着褲帶。算是終了。所以他撒一次尿。差不多要中華民國大總統一個月俸金的代價。

## 白 化

### 二

內的鈔票十六萬元。盡行塞入這手提箱子內。手槍與鑰匙一起。放在洋服袴上。後面的袋內……我這麼想着。又是歡喜。又是恐怖。恰巧在其時。門口有呼喊聲。乃是送快信來了。我走出去看時。老媽子已從郵差手中接過信來。正要送給我。我打了圖章。一想。不要於明天的事有什麼變動麼。急急拆開來看時。

有重大事件奉託。請於七時在四面鐘等候。

高鶴年

我在一瞬間。就直覺到定有什麼可怕的事。便把信中之語。連連在口中念了幾遍。這高鶴年。乃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頭腦非常聰明。聽說他近來發明了一種貴重的藥品。正被惡漢們窺探着。啊。我一看錶上。六點纔過二十分。到七點還差四十分。我急急穿好了衣服。從寓中走將出來。其時電車正很鬧熱。一輛輛都滿着。我就雇人力車前去。到四面鐘那邊。已是六點五十七分了。我大踏步過去時。果



況且他是食多屎多一天裏頭終要撒着好幾十次的屎一任終身總統俸金的代價差不多還不穀他幾天的撒屎那些鬧着最高問題的豈不要給他笑死那些鈔票算是晦氣那些銀行却是交運此刻銀行濫發鈔票大約就爲這筆去路的緣故可惜殖邊中法早關了門不然倒也可以發一注財咧這位大富翁爲着撒屎如此這般的闊綽所以人家就叫他做撒屎大王第二樁對着吃飯問題也是特別注意就是拿着金鋼鑽石

### 大富翁

然見高鶴年蒼白着臉正立在那裏等我他急急說道對不起這是極重大的事並且是關於我一身的他說罷領着我向松柏街那邊走去我一說明天要赴濟南他突然目光炯炯的道如此麼那更巧了說完又獨自在那裏點頭一回兒我們到了一家館子的樓上了恰巧是上市的當兒只有一間小房間空着我說熱鬧得很這小房間行不行他說反是熱鬧的好我現在非常危險人多的地方倒可以安心些啊鶴年如此說着依然很不安的點了三四樣菜注意很深的環視四周一下方始說道你總曉得的我六年間的苦心發明了一種貴重新藥簡單的說起來便是無論怎樣的色素這藥都可以使他化爲純白以前世界上所有的學者苦心而不成功的東西我在兩個月之前居然把他弄成功了這藥品只消有了一盞斯就可以使八十匹黑馬一齊變成白馬就是非洲的黑人也能頓時使

### 白化

## 大富翁

當做燒飯吃的煤炭（金鋼鑽石本是炭質）他逢到吃飯時節終是拿着一克拉二克拉三克拉四克拉五克拉十克拉的火油鑽石一顆一顆的塞在爐灶裏邊塞到滿了用着電火燒了起來燒熟他的飯一天裏頭燒去的鑽石着實可驚那些外國皇后和公主身上所有的鑽石還不數他熟一餐的飯可憐北京那些部員天天鬧着吃飯問題他老人家却拿着金鋼鑽石燒飯吃呢這位大富翁爲着吃飯如此這般的闊綽所以人

## 白化

### 四

他變得比白人還要白所以你看我的頭髮全部成了灰色了年紀不滿三十歲的我弄得這樣咧若是使這藥直接作用那豈但灰色可以變成純白的我一看他的頭髮確是灰色並且面色也白得很怪他又續說道在你看來或者很奇怪以爲這種藥品有什麼用處但是說得快些就是戰爭之時只消用這藥品十瓦光景可以使山川田野房屋兵隊武器一齊成爲白色了不過這樣大部分的作着便稀薄了成爲灰色咧你試想想什麼東西都成了灰色從飛行機上看下來下面有些什麼一齊看不清楚了在打仗的時候實在有重大的效力但是我現在所怕的不是外國的軍事偵探因爲我嚴守着秘密這種方面還不足懼不料有一班造假鈔票的匪徒不知他們從那裏去探得了消息一味要來搜索我的秘密你也曉得的製造鈔票的秘密不在印刷方法而在紙質一使用這藥品

家。叫。他。做。撒。屎。大。王。之。外。還。加。上。他。  
一。個。吃。飯。大。王。的。徽。號。不。過。他。拿。着。  
金。鋼。鑽。石。燒。熟。了。飯。他。吃。進。的。飯。自。  
然。特。別。就。是。他。撒。出。的。屎。也。是。特。別。  
所。以。他。吃。的。飯。撒。的。屎。連。他。自。己。也。  
分。別。不。出。吃。的。還。是。人。中。黃。還。是。金。  
精。飯。撒。的。還。是。金。精。飯。還。是。人。中。黃。  
呢。

### 螻蛄閒話

賊菌

#### 四書謎底

#### 螻蛄閒話

全。世。界。的。鈔。票。都。可。以。假。造。了。不。但。如。此。支。票。莊。票。的。數。字。都。可。改。  
換。一。些。也。不。難。的。了。所。以。匪。徒。們。只。是。監。視。着。那。麼。爲。什。麼。我。不。去。  
辦。保。護。這。藥。品。的。手。續。呢。不。過。這。藥。品。尙。未。完。成。人。身。所。受。的。影。響。  
程。度。還。沒。明。白。萬。一。弄。得。不。好。會。絕。動。物。的。生。命。總。之。藥。品。的。說。明。  
且。就。此。收。束。罷。現。在。事。情。大。了。匪。徒。們。盜。不。到。我。的。秘。密。此。刻。想。奪。  
了。我。的。生。命。盜。我。那。已。完。成。的。藥。品。了。我。也。不。放。在。實。驗。室。中。一。天。  
到。晚。不。離。身。體。只。是。帶。着。他。行。走。所。以。非。殺。了。我。是。奪。不。到。這。藥。品。  
的。現。在。打。算。要。託。你。的。乃。是。想。請。你。替。我。把。這。藥。品。送。往。南。京。醫。科。  
大。學。鍾。玉。麟。博。士。那。邊。去。啊。我。若。不。放。在。身。邊。生。命。也。可。安。全。此。事。  
就。此。完。結。了。只。有。鍾。玉。麟。博。士。一。人。是。曉。得。這。藥。品。完。成。的。事。情。的。  
請。你。救。我。生。命。答。應。了。我。這。囑。托。罷。不。過。眼。前。還。不。能。給。你。報。酬。到。  
這。藥。品。在。世。界。各。國。一。註。冊。否。則。或。是。成。了。中。國。的。軍。事。秘。密。品。我。

用四書成句作謎底。須謎面靈活。昔之以「瞎子搖會」射「一點爾何如」。「聽壁根」射「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謎面雖粗淺而極生動。吾鄉前輩費某以「除夕生兒未過三朝先兩歲」射「是二天子矣」。亦膾炙人口。昔吾鄉某富紳於某處設拜墊一琴一張上座坐一老嫗一妙齡女子坐其側。謂以此作謎面射四書五句無言格中者。以此妙齡女子作贈采急色少年。聞風而至。幾於戶限。爲穿有甲生自命爲才子與乙。

就可以把自己所得到的利益提三成給你。我一聽高君的話。覺得不能不爲着中華民國去保護這貴重的藥品。何況是可以救朋友的生命呢。忙應道很好用。不着什麼報酬。我一定擔任。恰巧我公司中有重大事務。所以帶有護身器具。即使有人監視着我。我也仍舊能夠送給鍾玉麟博士的爲着國家將來的利益。情願用身體去完。成這使命。鶴年即道多謝。我居然安心了。說時他目中發生出光輝來。與我握手。又說如此。我把藥品交給你。外面嚴密封着。絲毫沒有什麼危險的。他說時取出一個一寸見方的小紙包來。他打開紙包。乃是一只黃銅小盒。藥品在這小盒之中。另有嚴重的器物保護着。我一接過來。便藏在裏面的衣袋中。他就說那麼失陪了。與君談話過久。說不定會有匪徒們監視着。不要連你的身體也危險。他說完就急急去了。我一個人留着。大爲興奮。匪徒們所要得到的藥品。

生同學聞此謎笑謂乙生曰娟娟此  
豸當爲我添香捧硯人矣乙生曰使  
君有婦恐將呼之以嫂也君射未必  
能中雖然吾必不敢佔君先君先射  
不中則庶幾無怨耳甲生心嗤其妄  
立邀共往甫入門甲恐乙食言大聲  
呼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  
所尊愛其所親」主人搖首乙乃行  
至拜墊前稽首拜手起就琴案鼓琴  
一曲曲終向老嫗長揖樓麗人一接  
香吻主人笑而出以麗人贈之甲生  
不服向主人問理由主人曰君言誠

整庵閒話

現在已在我懷中即使沒有那些匪徒們也容易被外國軍事偵探  
們注目啊所以我便注意很深的向四面看看幸而人聲很雜高鶴  
年的話決不會被他人覺得我徐徐出了館子無論在街路上在電  
車中總緊張着注意周圍的人們我也很覺得有些危險了

(二) 衝突

翌日八點鐘到公司時照常的那庶務課長業已先到正在那裏候  
我我到總理室內去時課長對我叫道馬先生我有一句話要你注  
意你且坐着其時我正因了昨夜的事神經非常昂奮一聽課長之  
話更覺不安了他說道昨天我聽得警所方面的人說近來有一種  
稱黑手黨的強盜團時常出沒在火車之中特別快車更爲危險你  
打算怎樣在特別快車出發麼不過今天的特別快車却很好恰巧  
那某某總長乘着並且有偵探二三人。在車內那黑手黨近來出沒

白化

是也。第標明無言格而君言之。一不合。也不揖不摟何以曰敬。何以曰愛。二不合也。甲生語塞。此事爲後人所艷稱。然以爲艷事。則可若如此言。謎未免拘滯。

成語妙對

律詩駢文須對仗。工穩從前私塾師必令童子以做對爲入手。相傳袁子才太史幼時師命之對。對往往有匪夷所思。奇妙奇工者。師無以難之一日塾師之僕盜先生衣典質與女傭偕遁。先生懷喪適子才太史請先生

自在警所中。本非常的惱着。如何你若以爲危險。不如下午動身。能照公司中的意思。最好是由特別快車出發。啊我說只管乘特別快車好了。有偵探乘着還怕什麼。我這麼一答應。唉。真是何等的不幸。啊那裏想得到我所乘的特別快車會發生這種事呢。我乘了摩托車來到火車站。離特別快車出發。只差十二分鐘了。我急忙買了票。走到月臺上去。某某總長乘的花車是。最後一節。我乘入中央的二等車內。乘客倒很少。我反覺極佳。若是一熱鬧。我的神經更興奮了。我故意不將手提箱子放在上面。反擺在足旁。手槍與鑰匙在洋袴的後面袋中。那可怕的危險藥品。藏在洋服的內袋之中。我裝做若無其事的。擎着雜誌。但是我的眼睛並不看着文字。我暗暗偷看車內。車內有一個年約三十二三。穿美國式洋裝的男子。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商人。此外一個帶有婢女的夫人罷了。我在開車時曾買

出對先生書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子才太史不假思索對曰「有寡婦見繆夫而欲嫁之」先生爲之解頰。

### 短諧文

陳栩園先生嘗言作文難作諧文尤難諧則不文文則不諧文而且諧當之不易昔有人以老人小便爲題作破題者曰「持其柄而搖之雖有存焉者寡矣」集四書句不可謂不文而刻畫老人小便形容盡致談諧已極雖只兩句的是諧文。

### 螿庵閒話

幾張報紙一面點火吸烟一面取出報紙來看其時只見本埠新聞中有頭號鉛字的題目我宛如觸了電氣爲什麼呢記的是高鶴年被入暗殺啊我急急讀那全文。

青年發明家高鶴年氏昨夜十時許不知被何人殺害高氏實驗室中亦大有混亂之狀渾身血污之高鶴年死在其中最初發見者爲一送電報人凶手之目的似在盜取高氏之發明品故凡抽屜箱匣等物俱已翻亂但金錢及貴重品並未盜去據聞高氏之發明爲世界的藥品已爲某國軍事偵探所覬覦或爲該方面之行動亦未可知警所已向某某方面開始活動據又一說謂此乃近來有名之黑手黨所爲高氏之發明大可置諸國家保護之下其慘死殊爲可惜藥品恐已爲凶漢等盜去矣。

我急急看別種報紙時也都有大鉛字記載高氏之死只有一家與

彌勒對聯

叢林古寺入山門之第二進大抵皆  
供彌勒佛像彌勒佛俗稱笑佛又稱  
布袋佛科頭跣足腰大十圍笑容可  
掬故有笑佛之稱各寺笑佛前對聯  
極多佳者不易得吾鄉北山開化寺  
之笑佛金身偉大爲各寺冠龕外懸  
對聯聯語極佳「進來都是有緣人  
相近相親怎不滿腔歡喜」「世上  
儘多難耐事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  
容」流利異常又足以發人深省  
是佛法的是彌勒佛對聯此之謂不

各報不同些。

(前略)……電報乃南京醫科大學鍾玉麟博士所發送電報人  
始發見高氏被害此電報實爲有力之綫索雖不發表已可知博  
士亦有危險博士爲高氏近年之知己在此藥品之發明上實援  
助頗力也……

我驚得幾乎暈倒第一瞬間便不能不想到自己也非常危險報上  
雖以爲藥品已被凶手盜去其實藥品在我懷中不過似乎還沒有  
人曉得罷了然而那可怕的匪徒們說不定會有手段能夠知道我  
啊我恐怖不安之餘不禁觀視四周我的身上除了這藥品以外還  
有十六萬元鈔票藏着我的責任甚爲重大其時似有什麼東西掠  
過了我的視線立刻就消滅的我慌忙向那邊看時確實像是人的  
眼睛我便緊握手槍之柄但是並沒有什麼東西橫在我前面我再



刻意求而自工也。

### 琵琶絕技

明季秦邑柳敬亭以說書名動一時。譽垂後世。匪獨載在志乘。而牡丹亭諸書。艷傳其事。士大夫咸樂道之道。咸之際有陳漁。尚其人者。以琵琶絕技名動大江南。北時閱數十年。竟舍皓髮老翁。無知其人者。方今海上游戲場。以三弦拉戲。胡琴效各種聲音者。咸以重金禮聘。為號召游客之資。使陳漁尚而生於今日。則在音律中。亦如伶界之譚鑫培矣。陳為秦州人。

### 蠶庵閒話

回顧後方。後方就是那夫人與婢女。正在剝蘋果的皮。我前面的兩個男子。依然看着什麼書本。我再回頭觀看一次。其時又瞥見人目。似的東西。的確向我着着。並不是我疑惑。實在有人的眼睛向我注意。我便立起來走過去。然而四處都沒有人影。開了車廂的門。看看也不見什麼。我擔心着箱子。便仍歸舊位。並且將注意的全部聚集在眼中。然後環視四周。不過後來就瞧不見什麼了。火車正疾馳着。我注意了一回。不見什麼。便以為是恐怖不安生出來的錯覺。但是我的恐怖不安。依然不減。將到某站時。前面車廂中有兩三個男客。急急走進我們車廂中來。我也無緣無故的頓時握着手槍之柄。這一瞬間轟然的一聲劇响。我的頭就插在車中的什麼地方。我心中還以為這是火車衝突。其次的一瞬間。我就糊糊塗塗的了。歇了若干秒。或是若干分鐘。曉得有他人之手觸到我的胸口。我似乎瞧見。

### 白化

會游武庠善彈琵琶古調今詞無不譜入弦中老輩某語余幼年曾聆其奏十面埋伏馬蹄得得刀劍鏘鏘聆其聲幾如身入戰場挾絕技游南北諸省善琵琶者無敢抗手時李肇壽屯兵邗上陳遊揚州李大宴將士遍召妓女鼓樂縱飲酒酣某將軍固請陳奏琵琶一曲陳彈捉天鵝調諸妓咸凝神默聽廣筵中竟舍琵琶外無聲息李肇壽所歡妓舍李至陳前李呼之竟無聞席終人散李密令殺陳蓋妒妓之移情也李之幕客某聞訊

這人這分明是方纔的眼睛啊我朦朧中倒也很知道並且我糊裏糊塗的扳那手槍上機關頓時有一道銳利的光射在我眼前見一個男子手中擎着什麼東西倒下去了其後就什麼也不知道我是完全氣絕了。

(三) 意外意外

不知睡了若干時間我醒來了覺得後頭部很痛在火車衝突而撞及後頭部我一時氣絕的當兒我會用手槍向歹人開過銳利的光一閃似乎有人倒了後來怎樣呢我自己到底睡在什麼地方呢我便眼睛骨溜溜向四面一看似乎是在外國人的家裏佈置很攷究是醫院麼不對那裏有這麼華美的醫院究竟是什麼地方呢十六萬元鈔票的箱子呢且慢還有更要緊的秘密藥品咧我急急從牀上跳將下來說也奇怪我穿着一件從來沒有見過的睡衣啊不知

乘夜密告陳遁去不敢返里門李死始復歸秦其所彈之琵琶爲紫檀所製象牙爲軸大異常人所用者能置琵琶於背後反手鼓之音節不爽從之學者得其十之一二已爲名手無能入其室者蓋一技之微亦有天授焉。

## 不解十則

王紅綃

明明曉得這位朋友刻薄陰險。偏偏面子上還和他要好。說是虛與委蛇。

## 不解十則

是什麼要好的人。將我看護着。不過室內並無他人。倒也是奇事。我走到壁上着衣鏡前一看。我怎麼不驚。爲什麼呢。天下那裏有這種不可思議的事。三十歲還沒有到的我。臉上竟像是四十多歲的人了。而且頭髮已白。皮膚也成爲白色了。鏡中的我。臉上並且有很多的皺紋。我昨天還沒有皺紋啊。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看看臂上。有一個很大的傷疤。宛如刀割的。昨天以前。我那裏有這疤呢。這一個疤。無論如何看。總像經過了有十年了。我的臂上。又何其白呢。白得真可怕。我慌忙一按旁邊的電鈴。一回兒進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美婦人。我正要問伊什麼時。伊很熟悉似的說道。你爲何睜大着眼睛。做什麼呢。我見這個素不相識的婦人。如此對我似乎極熱的樣子。怎麼不驚。伊又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忙說。怎麼一回事。你是那一位。你很是照料着我麼。婦人一聽。現出驚訝的表情來。只是對

不解十則

不解一。

明明對窮朋友說。現在拮据得很。沒有錢使。而遇到有錢的朋友時。竟叫局吃花酒。打撲克。頓時就有了許多錢。不解二。

明明在學生時代。嚷着熱心愛國。而臨到做了官。竟是個賣國罪魁。不解三。

明明是高居人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偏偏說他是僕役。(公僕) 不解四。

明明是不識字不講理的武夫。偏偏打出通電來。娓娓動聽。不解五。

白化

二四

我臉上呆看。又說。你到底做什麼。二三日內。我却覺得你的頭腦很忙。……我訝道。二三日麼。我是昨天火車上衝突。……那婦人更道。呀。這是什麼話。你認得我麼。我自然說。從來沒有見過。……那婦人吃驚倒還是小事。我真更莫名其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婦人我確是沒有見過。不料伊又說。唉。真是可憐。憑你頭腦。怎麼糊塗。那裏會對於自己的老婆。說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呢。我忙問什麼。老婆。我還是獨身者。又沒有結過婚。其時我的驚愕已達極點。婦人哭着走將出去。我的頭腦更爲混亂。火車衝突後。我放了手鎗。自己在很亮的光中。氣絕着。這一點還想得出來。便怎樣呢。怎麼會弄出一個素不相識的婦人。說是我的老婆。而且我的頭髮和皮膚。又是什麼緣故。臂上更有一個向來沒有的舊癩。一回兒。婦人領了一位醫生似的男子進來。那男子對我說道。江先生。如何。這二三日內。氣候

明明是中國人。偏偏要穿上一身西裝。才算時髦。不解六。

明明曉得上海是個萬惡之區。偏偏都想去遊一趟。不解七。

明明是一個女孩子。偏偏娶到家裏。竟稱做太太。（姨太太）不解八。

明明是打鼓吹喇叭。偏偏說是吹鼓打喇叭。不解九。

明明是一篇慘澹經營的文章。偏偏說是信手拈來。不解十。

## 老鼠招親記

耐菴

老鼠招親記

不佳。你又發病了麼？我答道：什麼？江先生，我姓馬，叫馬賢三。啊，婦人在旁說道：先生，你看不是很厲害麼？他還說我是個素不相識的女子。咧，這時候，我更狠，我竟不是馬賢三，乃是江某了。這婦人是我的妻，難道我還是氣絕着麼？醫生說，確是非常厲害，神經系統有了錯誤了。我一聽，也很覺不錯，並非氣絕，乃是發瘋。如果不是做夢，那的確是精神不對了。於是又進來一個四十四五歲的男子，頭髮也與我鏡中一般，是很白的。說道：東翁，頭腦很不好麼？我一想，他怎麼叫我東翁？我也不認得他啊。我便問道：你們到底做什麼？我實在不明白。這理由這裏是什麼地方？是天津麼？還是在津浦鐵路的那一站附近？他們三人聽了，面面相覷。那白髮人叫道：東翁，你怎麼如此糊塗起來？一向從沒厲害到這樣啊。我說：你們把我當做病人看待麼？或者我是病人也，未可知。但是須請你們說一個明白，方始可以。

白化

一五

老鼠招親記

鼠年某月日。鼠子與鼠婦。行結婚禮。於鼠穴。鼠子冠貂鼠冠。衣灰鼠袍。拖着打千棒之長尾。大搖大擺於禮堂。一時鼠輩來賀者。莫不有所饋贈。錢鼠多金。送賀儀二百文。水老鼠贈桂花香水一瓶。肉老鼠贈斤半肥肉一塊。松鼠贈松鶴遐齡圖一幀。祝新夫婦百年偕老。其餘如偷油的老鼠送油。瓶裏油。碗裏油。燈盞裏油。都偷來送禮。是真實行揩油主義者。盤蛋的老鼠送蛋。倒蛋炒蛋。渾蛋滾蛋。王八蛋。無蛋不備。搬糧的老鼠送糧。麥呀。

白化

一六

叫。我。定。心。這。裏。到。底。是。那。裏。又。是。誰。的。住。宅。婦。人。應。道。這。不。是。你。自。己。的。住。宅。麼。什。麼。天。津。什。麼。津。浦。鐵。路。這。裏。是。橫。濱。啊。你。好。好。鎮。靜。着。罷。我。說。橫。濱。麼。難。道。是。日。本。的。橫。濱。那。白。髮。人。也。道。東。翁。怎。麼。一。點。都。不。曉。得。快。靜。着。心。罷。這。裏。是。橫。濱。而。且。是。你。自。己。的。住。宅。這。是。你。五。年。前。在。香。港。娶。的。夫。人。我。是。與。你。八。年。間。一。同。活。動。着。的。錢。小。村。明。白。了。麼。我。又。問。道。五。年。前。在。香。港。結。婚。的。麼。那。麼。現。在。是。何。年。何。月。錢。小。村。笑。道。胡。鬧。今。天。不。是。民。國。十。一。年。十。月。六。日。麼。我。聽。了。民。國。十。一。年。大。為。驚。異。昨。天。乘。火。車。不。是。民。國。三。年。九。月。十。四。日。麼。此。刻。怎。麼。已。成。民。國。十。一。年。我。急。道。這。種。事。情。……我。昨。天。乘。火。車。確。是。民。國。三。年。九。月。十。四。日。怎。麼。會。是。民。國。十。一。年。呢。小。村。道。東。翁。你。且。看。桌。上。的。報。罷。這。是。橫。濱。華。商。公。報。不。是。印。着。民。國。十。一。年。十。月。六。日。麼。我。目。不。轉。睛。的。對。報。紙。呆。着。看。着。果。然。是。民。國。十。一。年。十。月。

稻呀。花生呀。山芋呀。推盤滿盞。似開  
雜糧行。至於鼯鼠。鼯鼠。鼯鼠。鼯鼠。大  
老鼠。小老鼠。親哥哥。姨姐姐。均各送  
其所送。而來自西洋之洋老鼠。新聯  
族譜。認鼠子爲叔。特以其所用之脚  
踏車一輛。送與老叔台。爲新夫婦蜜  
月游行之用。惟滾鼓山下老鼠偷糞。  
自知臭味差池。未曾趨賀。時則鼠子  
招待來賓。應接不暇。因憑社而居之  
社鼠。夙諳社交。委以知賓之職。社鼠  
與城狐交最善。更轉請其幫忙。凡賓  
客來賀者。均享以老鼠腰子。或令豚

六日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又沒有遇到什麼仙人。難道氣絕着會  
經過八年的時日麼。況且這裏又是在外國了。我便對他們說。對不  
起你們。且使我獨自一人在此罷。我頭腦太混亂。你們說的話。一些  
也不明白。讓我默想一下。再說等我鎮靜些。再來叫你們罷。此刻且  
留我一人在此。那婦人一聽我的說話。很不安的對醫生看看。醫生  
看着我的臉上說道。也好。我留一種藥在此。你吃了睡一下。罷。睡着  
了。包你可以沈靜。咧說完。留着些催眠藥似的。放在我面前。三個人  
就此出去。我獨剩一人。時也不去吃。這種藥在室內徐徐的。且步且  
想。然而只管想我也仍舊不能明白。我就坐在桌子之前。拉開抽屜。  
來見其中字據帳目等類。很多一件件都由我的筆跡。簽着姓名。但  
所簽的盡是江吟山三字。我就把這些筆據帳目等。拏出來看。大半  
是關於買賣農產物的契約和出納表等物。我若便是了這個江吟

眼睛吃老鼠藥。衆鼠狂啖之餘。莫不  
酩酊大醉。額汗淋漓。好像油瓶裏泡  
死老鼠。沒頭沒腦放油光。參觀的媒  
婆。爲尖嘴老鼠。姑太太。姨太太。舅太  
太。登堂受拜。喊得連天價响。擡轎的  
則有窮鼠。有餓鼠。有田鼠和鄰鼠。轎  
前銜牌燈籠。不下百數十對。其銜牌  
最著者。如嚙威將軍。翻缸上將。倉厨  
巡閱使。皆赫赫乎可畏。燈籠上大書  
霸王府三字。蓋鼠族之先。曾封於楚。  
稱楚霸王也。當新婦登轎之時。其母  
假哭一場。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得

山一定是個大商家。並且財產很大的。江吟山實在是個從來沒有聽得過的姓名。怎麼會是我自己的姓名呢。不知怎麼的。經過了八年。這馬賢三變成了江吟山了。我竟無法理解他。我已有了財產。有了夫人在橫濱做着事業。不要是有什麼人戲弄我麼。最奇怪的是日子。我又看看壁上掛的日曆。也不錯。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我在窗口向外面眺望時。當真不是在中國了。我再去對鏡中看一下。鏡中映出一個四十歲左右。白髮白皮膚的。我來看看。臂上確是有舊疤。

(四) 白色的人們

我想了二三天。便下一種斷案道。火車衝突而我氣絕之時。定有什麼人來盜我的秘密藥品。我就用手鎗擊他。彈丸觸到藥盒藥品的作用。便普及車內。於是我從頭髮至身體。齊成白色。因着這藥品精



不亦樂乎。如貓兒哭老鼠然。擡轎的老鼠聽而不聞。擡之飛奔。花花轎人擡人高。鼠婦心中甚自得也。而鼠子喜容滿面。老鼠眼睛寸寸光。更笑成一條縫子。非常快活。鼠婦裝奩頗富。先一日送至霸王府。鼠輩莫不艷羨。以爲何物鼠子。幾生修到。參拜之時。觀者塞穴。黠鼠數十。吱吱吱同時而叫。嘴打鑼。舌打鼓。吹鼓打喇叭。熱鬧異常。雖鳴鳴都都之軍樂。不及其動聽。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不啻爲鼠子詠焉。同時放霸王鞭一串。轟天

### 老鼠招親記

神也。異乎尋常。差不多像了他人的動作一般了。由此經過了八年。今天突然從藥品作用中醒來。咧然而算他是如此。那麼我用什麼方法做成財產。辦成事業。再娶那夫人的呢。其間的事。我全然記不得了。我便去把那白髮的錢小村叫來問問了。既稱八年間一同勞動着。並且看了他髮膚齊白。必定也是那時節同乘火車的人無疑。總能夠曉得我的往事的。啊然而錢小村見我一說出那最要緊的話來。他便微笑不答。依然把我當着病人。麼我見錢小村不肯直言。便想出一個方法來了。倒不如回到中國去查那些舊報紙。民國三年某某總長乘着的火車發生衝突。必有詳細情形。載着我或者能夠得到些什麼的。我一想定這念頭。就不能忍耐。好得我那室內保險箱中藏有不少現金。我暗暗取了出來。預備旅行了。大家以爲我精神異常。所以沒有真話對我說。我反覺很方便。就暗中弄妥了。居

老鼠招親記

動地。震人耳鼓。則黃鼠狼連放七十  
二大臭屁也。參拜既畢。鼠竊狗偷之  
輩。齊唱賀新郎一闕。以致頌。洋洋得  
意之鼠子。亦歌相鼠三章。以答嘉賓。  
禮舉儀具。無一缺點。所謂老鼠雖小。  
五臟俱全者。非耶。有頃。新娘入洞房。  
瞥見花蛇盤據洞中。大有霸佔之意。  
羣起逐之。無如老鼠洞裏倒拔蛇。頗  
不容易。蛇鼠大鬪一場。蛇始敗逃。蛇  
既去。鬧東京之五鼠。又大鬧新娘。鼠  
子生性畏懼。抱頭鼠竄。匿伏書箱中。  
暫吃老本。以避其鋒。五鼠覓新郎不

白化

二〇

然。逃出橫濱。回到天津。天津地方。已變動得多了。第一建築物也。大不相同。咧。與我所記憶着的天津。很兩樣了。我先到中外貿易公司。分公司處去看看。已經痕跡也沒有了。我忙到報館中去。一家某某報館。很願意。把八年前的報紙給我。看從新聞記事上。推察起來。是這麼的。民國三年九月十四日的特別快車中。有欲暗殺某某總長的。社會主義黨和那強盜團黑手黨。乘着無端的兩黨格鬥。起來。於是黑手黨中一個人。打倒了開車人。特地使火車衝突的。幸虧某某總長安然無事。不過事情很奇怪。這火車中。竟有一個藏有高鶴年發明的秘密藥品之人。因衝突之結果。藥包便破碎。把車中全部盡行化成白色。氣絕着的兩男兩女。自頭髮皮膚以及衣服。一齊成了白色。但携藥之人。似已巧妙逃去。氣絕者俱係毫無關係之人。罷了。此外還有中外貿易公司的事務員馬某。與所帶之十六萬元鈔

得。乃。黠。鼠。婦。跳。舞。鼠。婦。拒。之。不。可。羞。  
答。答。銜。尾。而。舞。一。前。一。卻。進。退。其。行。  
頗。似。文。明。女。子。之。跳。舞。五。鼠。大。笑。而。  
退。鼠。子。鼠。婦。始。得。安。然。交。頸。於。牀。頭。  
逾。月。養。細。老。鼠。無。數。其。製。造。力。頗。不。  
弱。云。

## 正誼齋漫墨

明道

嘗。讀。雜。誌。見。有。人。以。小。說。家。比。妓。女。  
者。亦。有。比。伶。人。者。而。紅。雜。誌。之。小。說。  
點。將。錄。則。以。小。說。家。比。梁。山。英。雄。想。

正誼齋漫墨

票。一。同。不。知。去。向。了。我。一。看。大。體。已。經。明。白。不。過。我。自。身。的。事。還。是。  
不。懂。我。再。把。報。紙。細。細。調。查。在。此。後。一。個。月。的。報。紙。上。發。見。一。段。新。  
聞。乃。上。海。有。兩。個。自。稱。姓。金。姓。姜。的。白。髮。男。子。喝。醉。了。酒。拘。留。過。的。  
一。人。年。約。三。十。左。右。一。人。有。三。十。四。五。歲。三。十。左。右。的。男。子。左。臂。上。  
有。極。新。的。大。傷。痕。此。二。人。第。二。天。就。釋。放。後。來。疑。及。他。們。是。否。火。車。  
衝。突。時。的。關。係。人。打。算。調。查。時。已。找。不。到。了。這。三。十。歲。左。右。左。臂。有。  
傷。痕。的。男。子。頗。有。些。像。我。啊。我。即。忙。回。到。旅。館。中。在。全。國。大。都。會。的。  
報。紙。上。都。登。一。段。廣。告。大。概。的。意。思。是。說。尋。覓。白。髮。人。金。某。如。果。此。  
人。能。來。訪。我。除。旅。費。外。再。贈。他。二。萬。元。我。定。逗。留。在。天。津。兩。個。月。於。  
是。我。住。在。旅。館。之。中。天。天。等。候。人。家。來。訪。我。或。是。有。什。麼。書。信。前。來。  
等。了。兩。星。期。毫。無。反。响。在。第。二。十。天。的。晚。上。我。接。到。一。個。電。話。乃。是。  
一。個。姓。金。的。男。子。問。我。何。時。可。來。訪。問。我。叫。他。立。刻。就。來。我。盼。望。很。

白化

二一

入非非。然願筆墨遊戲者。萬勿再以小說家比當今之政客也。

學校之給予文憑。證明學生修業之程度與年期耳。非可藉以求錢也。近年常見窶人子。躑躅街頭。以文憑爲幌子。向人乞錢。所言大都爲流落異鄉。無資返里。或謂反對家庭。專制出外。自求營生。實則真耶假耶。不可得而知也。今歲新年中。余至觀前茶寮。暨茗坐候某友。乃有一少年。敝衣垢面。手持一小鏡。架內有文憑一紙。至余桌前。求予慨助。余視其證書。確爲

切所以緊張着。等候尋來的人。不料事出意外。進來的誰呢。就是在橫濱呼我爲東翁的錢小村啊。他一見我便道。東翁你真太會惡作劇了。我訝道。你是姓金麼。他笑着說。別胡鬧。能怎麼如此尋人開心。我是很擔心着的。趕來的我還是問道。你是姓金麼。

(五) 經過

我再三哀求。錢小村方始很真摯。從當時的事。到僑居橫濱的經緯。一一掣來說出來了。於是。我才明白。這不可思議的事實。民國三年九月十三晚上。有人暗中跟隨高鶴年。此人非別。就是錢小村。錢小村跟隨着他。到了四面鐘。覺得是等候着什麼人。果然鶴年與我相會。同入菜館之中。其時小村也到館中。恰巧我二人的旁邊。沒有空位。只得在遠離處。監視着。不料小村忍耐着許久。沒有小便。只好往便所中去。一去其時。正高鶴年把秘密藥給了我。就此同去。小村從

某某縣立第二高小學校畢業證書也。時余執報紙而觀，伴不之理。彼乃絮絮自陳苦况，言彼幼孤，就養於嬸母，常受種種虐待。及高小卒業後，無力再讀，荒廢在家。嬸母又誣其竊物，逐之出門。彼乃來蘇，故欲求人援助。且稱余為教育界中人，當能為之設法。乞賜銀幣二元，余略詰問疑為偽遂曰：吾非教育界中人，係社會之分利份子耳。且即為教育界中人，而今之身任教職者，皆屬清苦生涯。又焉能為人助？彼曰：吾不信。察先生狀貌

正誼齋漫墨

便所中出來，已不見鶴年。只有余一人，他驚慌的要想追上去。但看來二人的談話似乎很重要。因此他就跟隨我了。第二天我乘火車出發，小村帶了一個同黨，一同乘入車中。這上一夜匪徒們已襲擊高鶴年，將他殺害後，再在實驗室內搜查過藥品，早入我手中。自然得不到什麼，所以注意到我身上。小村與另外一人在火車中來監視我。那知事出意外，這一趟特別快車中有黑手黨乘著打算奪我的十六萬元鈔票，而且不幸的這車中另有社會主義者要想暗殺某某總長，不是單單注視我的。已有兩黨惡漢了。歷這惡漢三黨同乘在一趟車中，那裏會不發生事情呢？果然黑手黨與社會主義者為着一些小事爭論起來了。一聽得這消息，車中幾個偵探就立刻趕來，他們一見曉得事情失敗了，便有一個不要性命的社會主義者打倒了開車人，使火車發生衝突了。在未衝突的數秒前偵

白化

決。係。前。輩。幸。勿。推。却。至。此。忽。操。英。語。  
余。微。笑。亦。試。以。英。語。問。之。首。句。尙。能。  
回。答。以。後。瞳。目。不。答。矣。余。乃。以。小。  
銀。圓。一。枚。曰。此。錢。者。姑。將。去。余。非。  
富。者。子。盍。往。商。他。人。彼。遂。悻。悻。而。去。  
余。默。察。其。態。度。亦。不。溫。善。卽。使。真。爲。  
孀。母。所。逐。必。有。他。故。耳。或。盡。屬。僞。言。  
亦。未。可。知。但。彼。在。新。年。中。到。處。求。乞。  
較。之。尋。常。乞。丐。所。獲。必。多。然。以。證。書。  
爲。乞。錢。幌。子。學。校。之。羞。也。  
涵。秋。著。鏡。中。人。影。未。完。稿。而。溘。然。長。  
逝。其。書。中。寫。玉。痕。甘。心。爲。妾。以。代。償。

探。們。已。開。始。活。動。小。村。們。二。人。大。爲。恐。慌。便。想。用。最。後。手。段。打。算。弄。  
死。了。我。一。檢。查。有。無。藥。品。然。後。從。車。上。跳。下。去。所。以。趕。到。我。車。廂。中。  
來。這。一。瞬。間。發。生。轟。然。的。响。聲。火。車。衝。突。了。我。後。頭。部。撞。痛。了。氣。絕。  
着。機。敏。的。小。村。們。二。人。雖。已。跌。倒。便。立。刻。爬。起。來。搜。索。我。懷。中。其。時。  
我。才。有。些。覺。得。就。開。放。手。鎗。那。知。彈。丸。打。中。了。藥。盒。餘。勢。貫。入。小。村。  
同。黨。的。肺。部。藥。盒。一。破。同。時。發。出。劇。銳。的。白。熱。光。來。把。一。車。中。全。部。  
的。東。西。盡。行。變。成。白。色。了。說。也。奇。怪。那。氣。絕。着。的。我。突。然。立。起。來。提。  
了。箱。子。不。知。怎。樣。携。了。小。村。的。手。逃。將。出。去。錢。小。村。被。藥。品。爆。發。之。  
光。弄。得。頭。暈。目。眩。什。麼。也。不。曉。得。只。是。跟。我。逃。走。他。足。足。有。一。星。期。  
光。景。失。着。視。覺。所。以。這。一。星。期。內。二。人。在。何。處。如。何。生。活。他。竟。不。知。  
道。等。到。他。漸。漸。恢。復。視。覺。時。意。外。的。與。我。在。一。起。怎。麼。不。驚。呢。然。而。  
也。無。法。可。施。二。人。都。是。頭。髮。皮。膚。等。盡。行。變。成。白。色。了。錢。小。村。設。法。

人。債。如。此。犧。牲。精。神。亦。惟。小。說。中。人。  
有。之。前。余。嘗。致。書。獨。鶴。謂。玉。痕。必。嫁。  
尹。雄。伯。而。涵。秋。故。作。危。筆。竟。寫。玉。痕。  
身。入。魯。府。不。恤。人。言。然。以。玉。痕。好。女。  
兒。而。爲。此。貪。鄙。之。魯。大。人。妾。豈。閱。者。  
所。贊。成。哉。故。涵。秋。忽。寫。魯。之。中。風。豈。  
留。爲。後。文。之。轉。圜。地。乎。今。此。書。已。由。  
瞻。廬。續。成。余。嘗。詢。以。書。中。人。之。結。果。  
則。玉。痕。果。與。尹。雄。伯。結。爲。夫。婦。此。應。  
有。之。情。理。也。瞻。廬。又。言。蕉。影。之。妻。終。  
死。庵。中。而。繩。始。終。未。得。解。下。此。爲。涵。  
秋。漏。筆。今。改。正。之。

正誼齋漫墨

探。聽。火。車。出。事。後。的。消。息。方。知。社。會。主。義。黨。和。黑。手。黨。盡。行。捉。去。是。  
不。消。說。了。因。着。我。的。手。鎗。擊。死。了。錢。小。村。的。一。個。同。黨。在。此。人。的。携。  
帶。品。上。一。查。連。造。假。鈔。票。的。匪。徒。們。也。全。行。捕。獲。了。錢。小。村。見。同。黨。  
俱。已。捉。去。自。己。急。欲。躲。避。便。與。我。一。同。行。動。逃。到。上。海。去。了。由。上。海。  
到。香。港。我。把。那。十。六。萬。元。做。了。資。本。從。事。投。機。事。業。居。然。逐。步。得。法。  
一。躍。而。成。百。萬。的。富。翁。把。錢。小。村。做。了。幫。手。再。將。中。國。農。產。物。輸。往。  
日。本。又。非。常。獲。利。造。成。了。二。三。百。萬。財。產。咧。爲。什。麼。其。間。的。事。情。我。  
完。全。不。能。記。憶。呢。這。是。後。頭。部。受。了。劇。撞。而。氣。絕。時。因。着。那。藥。品。之。  
力。成。了。不。可。思。議。的。第。二。人。格。醒。來。了。所。以。與。以。前。的。我。完。全。大。異。  
活。動。了。八。年。我。與。錢。小。村。各。娶。了。老。婆。我。二。人。既。把。日。本。做。營。業。中。  
心。索。性。到。日。本。去。經。商。也。很。有。信。用。大。家。都。當。我。們。是。受。過。白。種。人。  
血。統。的。中。國。人。誰。曉。得。是。民。國。三。年。在。火。車。中。失。蹤。的。馬。賢。三。與。錢。

白化

近日學生熱心社會事業。又以國事爲己任。故在校肄業之時。課程而外。事務頗忙。然人之熱力有限。注力於彼。則拋棄於此。每開一會。每一遊行。輒費事前預備之時光。而贖路遊藝會。賑災遊藝會。運動會。學生會演講會。義務學校等。筆不勝述。紛至沓來。故余冷眼觀察學生之於學問。則進境殊少。蓋學問自必專求而得也。或譏學生爲舍己芸人。其言固是。然而此種種者。皆公民應盡之責任。顧皆漠視不爲。而委諸學生。毋乃不可乎。

小村呢。那麼爲什麼經過了八年。到民國十一年十月六日的朝晨。忽然像離魂病那麼的醒來呢。這是後來聽南京醫科大學鍾玉麟博士的一說明。才明白的。後頭部擊打了一次。會成另一人格。但是再一擊打後頭部。一瞬間就會回復那以前的人格。的在外國這些實例很多。民國十一年十月六日的朝晨。我醒來時。却覺得後頭部有些發痛。大約睡着時。撞在牀上什麼地方。打痛後頭部的。於是從藥品的力量中醒來。其時我大約是失去了第二人格。又回復原來的我。咧。那藥品的秘密。除我們數人。化成白色。外。便永久葬去了。中外貿易公司。早已在數年前破產。所以我捐助十六萬元。給鍾玉麟博士作爲研究費之用。現在我仍舊叫江吟山。不過在橫濱地震後。我已遷居神戶了。想想從當時到現在的事。真和奇怪的夢一樣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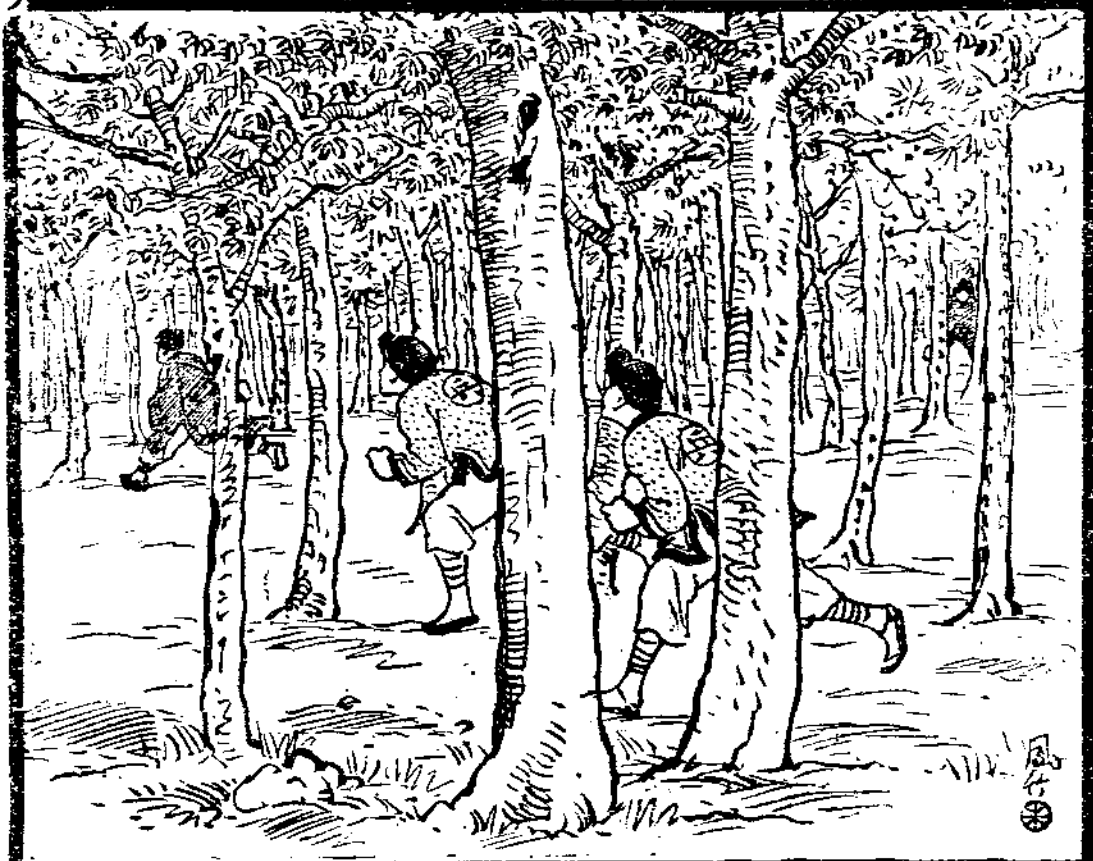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三回

巧機緣深山學道



第四十三回 顯法術半路劫銀





#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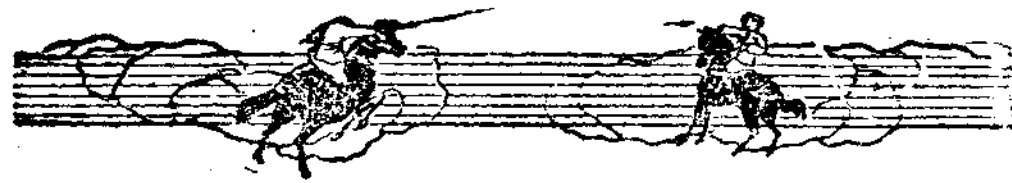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 第四十四回 還銀子薄懲解餉官 數罪惡驅逐劣徒弟

話說清虛道人跑離了追趕的兵士，卽向戴福成家裏跑去。戴福成這時正在志得意滿的，和葉如玉在家調情取樂，將大門牢牢的關閉，叮囑用人不問是誰來，會祇說出外不會回來。在戴福成的用意並不是怕自己師傅找來，祇因做了這種虧心事，自己不免有些疑神疑鬼的，恐怕被人看出破綻，以爲祇要閉門謝客，等到外面的風聲平息了，再露面便沒人疑心到自已身上了。誰知清虛道人並不打從大門進來，也不待用人通報，戴福成和葉如玉並肩疊股的坐在床緣上。清虛道人却從羅帳後面閃身出來，高聲打了個大哈哈，這哈哈一打出來，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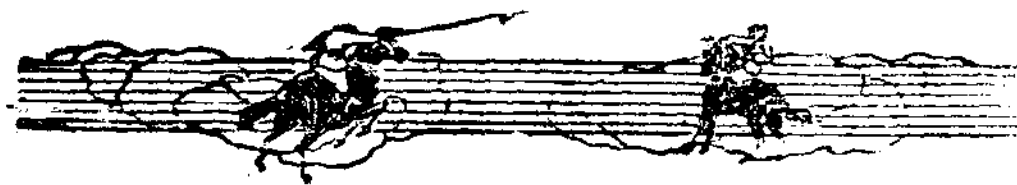
把戴福成葉如玉兩個人嚇得目瞪口呆。但是戴福成耳裏聽熟了清虛道人的笑聲。這時笑聲一落耳便知道是清虛道人來了。料想不妙。打算從窗眼裏逃走。不知怎的彷彿被那笑聲笑失了魂魄。在深山石穴中幾年修練的神通一時竟不知應如何使用。才能逃走。正在非逃不可。欲逃不能。祇急得目瞪口呆的時候。笑道人已走入房中。指着戴福成點了點頭。笑道：「好好你倒會弄錢。會尋快樂。難得難得。戴福成偷眼看。笑道人的神色。雖則和平時一般的滿臉是笑。然此時的笑。覺得比平時來得可怕。祇得就床前跪下來叩頭。說道：「弟子該死。笑道人。不待戴福成多說。連忙雙手拉了起來。說道：「不敢當。不敢當。貧道那有這們大的福分。做你的師傅。你此刻的本領。不但比我強。比一般修道的老前輩都強呢。從來不論有多大道行的人。沒有敢劫餉銀的。你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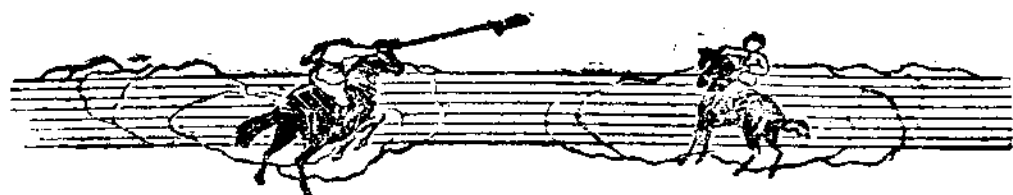
領。若。不。在。一。般。修。道。的。老。前。輩。之。上。怎。麼。敢。幹。這。種。驚。天。動。地。的。勾。當。  
我。的。眼。睛。瞎。了。看。錯。了。你。弄。得。祖。師。怪。罪。下。來。幾。使。我。沒。有。容。身。之。地。  
祇。好。到。你。這。裏。來。你。的。本。領。雖。說。大。的。很。敢。打。劫。餉。銀。無。奈。祖。師。和。我。  
的。本。領。胆。量。都。太。小。了。擔。當。不。起。這。們。大。的。罪。過。你。有。這。種。好。所。在。可。  
以。藏。躲。我。和。祖。師。都。沒。有。好。所。在。藏。身。看。你。打。算。怎。生。辦。法。說。罷。仍。是。  
嘻。嘻。的。笑。不。過。這。笑。容。就。更。覺。得。比。發。怒。還。來。得。難。受。戴。福。成。祇。嚇。得。  
身。不。由。己。的。亂。抖。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笑。道。人。催。促。道。一。人。做。事。一。  
人。當。你。既。有。這。胆。量。做。出。這。種。驚。天。動。地。的。事。來。却。爲。甚。麼。又。做。出。這。  
個。沒。有。擔。當。的。樣。子。呢。原。來。你。還。趕。不。上。一。個。尋。常。的。強。盜。值。價。些。快。  
說。打。算。怎。麼。辦。戴。福。成。祇。得。又。跪。了。下。去。叩。頭。道。弟。子。該。死。聽。憑。師。尊。  
懲。辦。笑。道。人。搖。着。頭。說。道。太。言。重。了。解。餉。官。祇。差。一。點。兒。送。了。性。命。我。



剛才從繩索上救了他下來約了他就去回信沒奈何你也去走一遭罷戴福成流淚哀求道弟子犯了罪聽憑師尊如何懲辦都情甘領受若見了解餉官勢不能不受國法弟子不足惜於師尊的面子也不好笑道人又仰天大笑道倒看你不出你此刻還居然知道世間有甚麼國法更還記得有個師尊並且想得師尊也有面子真正難得走罷說時一手挽了戴福成的衣袖喝一聲起戴福成即覺得身體虛飄飄的眼前的景物登時變換了才一霎眼的工夫已腳踏實地定睛看時原來到了自己藏匿餉銀的山谷中祇見笑道人取了一封銀兩納入袍袖之中但見天旋地轉一剎那又到了當日劫取餉銀的所在一家火鋪門首立了幾個壯健兵士戴福成認得是押運餉銀的那幾個兵士一見笑道人即時都露出驚疑的樣子用很低的聲音議論了幾句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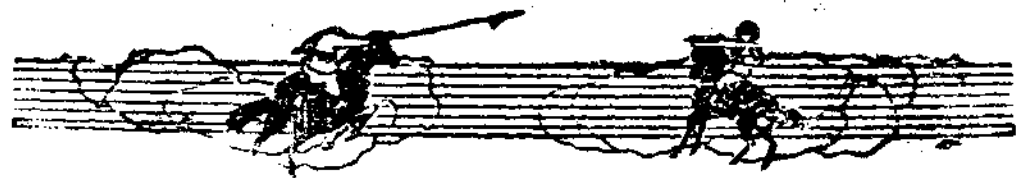


分。做。兩。邊。包。圍。過。來。笑。道。人。雙。手。揚。着。笑。道。我。是。送。銀。子。來。的。你。們。快。去。把。那。個。在。山。林。中。尋。死。的。人。叫。出。來。我。已。當。面。答。應。了。他。替。他。幫。忙。此。刻。已。送。銀。子。來。了。笑。道。人。雖。是。這。們。說。兵。士。仍。圍。着。不。放。祇。一。個。兵。士。跑。進。火。鋪。報。信。去。了。沒。一。會。即。見。那。解。餉。官。領。了。七。八。個。兵。跑。出。來。對。包。圍。的。兵。士。喝。道。還。不。動。手。拿。住。更。待。何。時。衆。兵。士。一。擁。上。前。想。把。笑。道。人。師。徒。拿。住。祇。是。分。明。看。見。道。人。立。着。沒。動。却。好。像。隔。了。一。層。玻。璃。的。樣。子。可。望。而。不。可。即。笑。道。人。拍。着。巴。掌。笑。道。你。們。真。是。不。識。好。人。我。救。了。你。這。人。的。性。命。又。來。送。銀。子。給。你。你。倒。仗。着。人。多。勢。大。要。想。欺。負。我。我。也。懶。得。和。你。們。鬼。混。了。銀。子。在。這。裏。短。少。了。六。百。兩。我。原。打。算。替。你。設。法。彌。補。的。就。因。看。你。對。我。的。行。爲。平。日。不。待。說。是。個。倚。仗。官。勢。欺。壓。小。民。的。壞。蛋。這。六。百。兩。銀。子。不。得。不。罰。你。掏。一。掏。腰。包。即。從。袍。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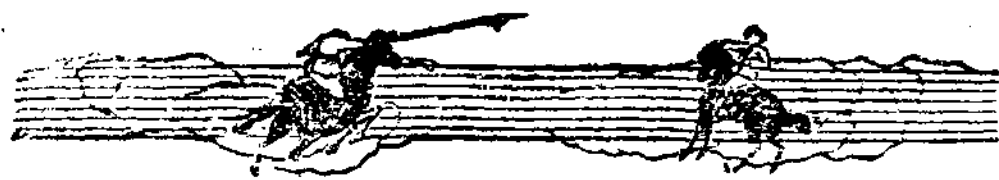


中。摸。出。那。封。銀。子。來。向。那。火。鋪。的。門。角。落。裏。擲。去。祇。聽。得。嘩。喇。喇。一。陣。響。亮。彷彿。倒。塌。了。幾。間。房。屋。驚。得。解。餉。官。和。衆。兵。士。都。張。皇。失。措。起。來。看。房。屋。並。不。曾。倒。塌。回。頭。再。看。笑。道。人。和。戴。福。成。都。不。見。蹤。影。了。大。家。不。由。得。又。吃。一。驚。不。知。團。團。圍。着。如。何。能。在。轉。眼。之。間。便。逃。得。不。見。蹤。影。的。解。餉。官。這。時。正。立。在。火。鋪。門。口。忽。覺。脚。旁。有。一。堆。東。西。滾。出。來。低。頭。看。時。祇。見。一。封。一。封。的。銀。子。好。像。從。地。下。湧。出。來。祇。往。外。滾。那。銀。封。的。形。式。印。信。一。望。便。能。認。得。出。就。是。被。劫。去。的。餉。銀。這。時。又。驚。又。喜。的。神。情。自。是。形。容。不。出。衆。兵。士。也。都。看。見。了。大。家。看。那。滾。出。來。的。銀。封。時。原。來。是。大。門。角。落。裏。堆。滿。了。堆。不。下。的。所。以。滾。了。出。來。一。點。數。目。祇。少。了。六。封。解。餉。官。這。才。想。起。道。人。要。罰。他。掏。腰。包。的。話。來。祇。要。大。數。目。回。來。了。便。是。萬。幸。這。短。少。的。六。百。兩。銀。子。自。然。心。悅。誠。服。的。掏。腰。包。賠。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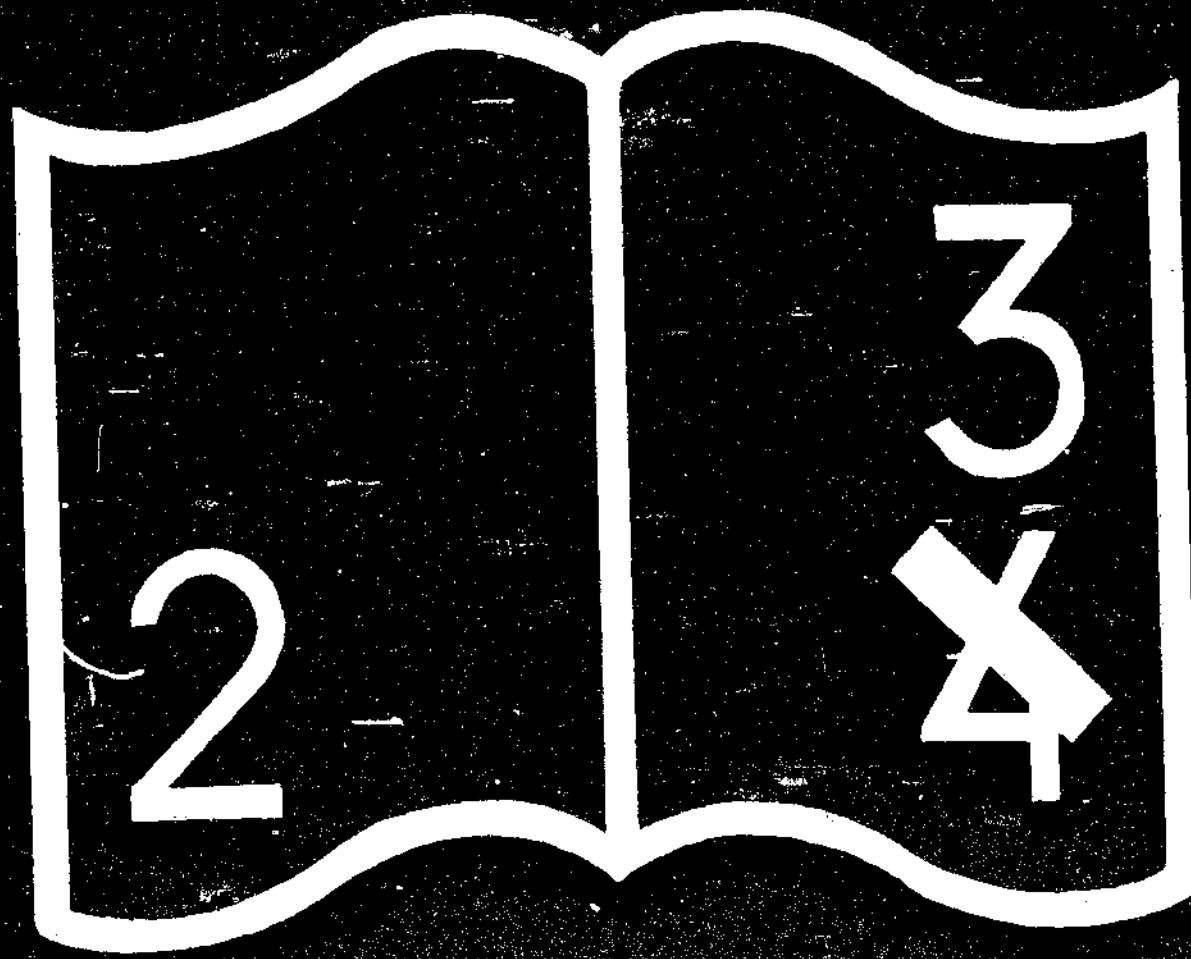




這事便不成問題了。再說笑道：人借遁法，挈戴福成出了衆兵的圍，霎眼工夫就到了一處石穴之中。戴福成看那石穴，分明認得出是自己修煉道術之所。石穴中已有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就在自己當日打坐的石台上坐着，盤膝閉目，好像是正在做工。忽然睜開眼來，看見笑道：人連忙跪下叩頭，笑道：人滿臉堆笑的扶起，說道：很好很好。你面上已盎然有道氣，祇是魔障仍不得退。此後務必在正心誠意上做工，夫剋魔之功自有進境。童子唯唯應是。戴福成看這童子生得日如點漆，神光射人，兩道劍眉，插鬢鼻梁，端正兩顴，高拱任憑，甚麼人一看也能看出這童子是個極精明有機變幹才的人。耳裏聽了自己師傅稱贊童子的話，回想起自己下山後的行爲，臉上不禁十分慚愧。他心裏正在疑慮，不知道他師傅將他自己帶到這地方將作何區處。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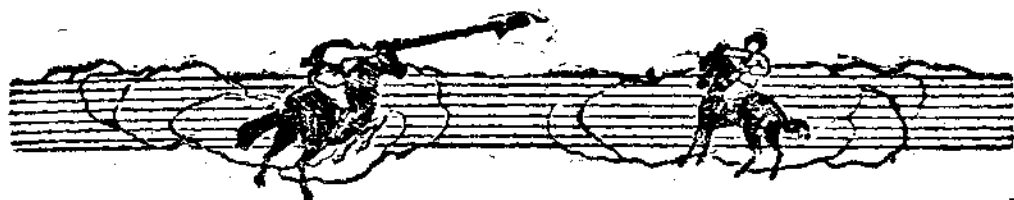
道人已回頭向他問道。你知道這是甚麼所在麼。戴福成道。知道是師尊。當日傳授弟子道術的所在。笑道。人點了點頭。又問道。道術是甚麼東西。我傳授給你做甚麼的。戴福成不敢答應。笑道。人接着問道。甚麼東西叫做戒律。我曾說給你聽過麼。戴福成祇得跪下來。說道。師尊是說過的。弟子該死。不能遵守。求師尊責罰。以後再不敢犯了。笑道。人笑道。如何能怪你該死。祇能怪我該死。當日在茶樓上為甚麼不查問個明白。就聽了你一句。在劉晉卿家幫了十來年生意的話。以為劉晉卿是光明正直的人。你若是不成材的。不能在他家。十來年。因此一層便慨然允許你列我門牆。誰知劉晉卿就是因你不成材。才將你辭歇。你倒說是他生意虧了。本不能支持。你才出來改業的。我那時又因你在都天廟許多看戲的人當中。能看破我的行徑。以為你的悟性很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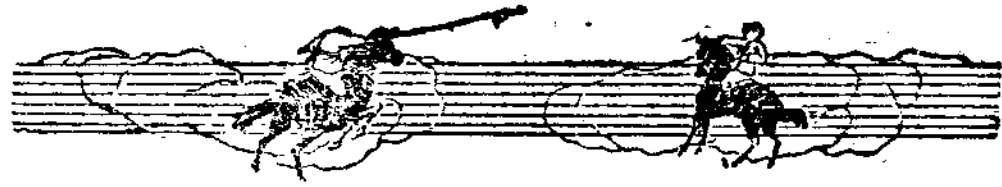
编码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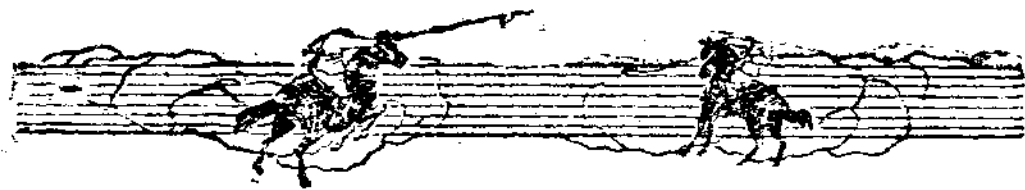
能學道的材料。遂遵祖師廣度有緣人入道的訓示。收你做徒弟。傳你的正道。像你這種遭際。千百個慕道堅誠的人當中。受盡千辛萬苦。出外求師。尚且找不着一二個得師。如此之容易。何況你是一個毫無根基。並不知甚麼叫做道的愚民呢。我以為你憑空得有這般遭際。應該知道奮勉。從此將腳根立定。一意修持。並且看你那初入山的時候。尚能耐苦精進。因此才將修道人應用的一切法術。都傳授給你。道家之所以需用法術。是為救濟人以成自己功德的。是為自己修煉時抵抗外來魔劫的。誰知你倒拿了這法術下山。專一打劫人的財物。造成自己種種罪過。你的罪過。不是責罰可了的。我也不須責罰你。我錯收了。你這個徒弟。我應代你受祖師責罰。我於今惟有還你的本來面目。我門下容不了你這種徒弟。這裏有六十兩銀子。足夠你回四川的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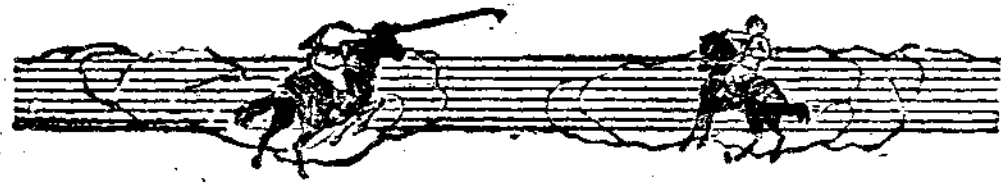
免。你。流。落。異。鄉。情。急。起。來。又。做。害。人。的。事。說。時。從。懷。中。取。出。一。個。紙。包。來。往。戴。福。成。跟。前。一。攢。隨。即。抬。腿。一。脚。向。戴。福。成。頭。額。上。一。踢。喝。了。一。聲。去。罷。祇。踢。得。戴。福。成。向。後。便。倒。就。此。昏。過。去。不。省。人。事。也。不。知。在。夢。中。經。了。多。少。時。間。猛。然。清。醒。轉。來。睜。眼。看。自。己。睡。倒。在。地。上。覺。得。背。上。有。石。塊。頂。得。生。痛。身。體。好。像。才。遭。了。一。場。大。病。初。好。似。的。四。肢。百。骸。都。一。點。兒。氣。力。沒。有。打。算。翻。身。起。來。祇。是。沒。氣。力。翻。轉。不。動。心。裏。不。由。得。暗。自。驚。疑。道。我。在。未。曾。修。道。以。前。身。上。的。皮。肉。很。容。易。覺。得。痛。癢。多。走。幾。里。路。便。脚。痛。多。睡。一。會。覺。便。週。身。都。痛。若。睡。的。地。方。不。平。醒。來。更。是。痛。的。厲。害。自。從。修。道。以。後。身。體。不。因。不。由。的。結。實。了。休。說。走。路。永。不。覺。脚。痛。那。怕。就。睡。在。刀。山。上。週。身。也。不。會。有。一。些。兒。痛。苦。幾。年。來。都。是。如。此。怎。麼。此。時。睡。在。這。平。地。又。會。覺。得。背。痛。起。來。呢。我。又。沒。害。病。如。何。這。



們。沒。有。氣。力。連。身。體。都。不。能。轉。動。呢。我。不。是。跪。在。這。地。下。聽。師。傅。教。訓。忽。被。師。傅。一。脚。踢。得。昏。倒。的。嗎。此。時。師。傅。到。那。裏。去。呢。師。傅。教。訓。我。的。話。我。還。記。得。清。楚。未。了。曾。拿。出。六。十。兩。銀。子。來。說。是。給。我。做。回。四。川。的。路。費。唉。師。傅。也。真。是。糊。塗。了。特。地。傳。授。我。的。道。法。做。甚。麼。從。雲。南。到。四。川。這。一。點。兒。路。祇。一。遁。便。到。了。用。得。着。甚。麼。路。費。我。那。次。下。山。回。四。川。去。原。是。想。一。路。風。光。些。才。弄。錢。置。辦。行。裝。好。大。模。大。樣。的。回。家。鄉。使。人。家。知。道。我。在。外。並。不。落。寞。於。今。發。了。財。回。來。並。不。是。我。不。能。借。遁。頃。刻。千。里。師。傅。大。約。是。誤。會。了。以。爲。若。不。拿。這。六。十。兩。銀。子。給。我。又。怕。我。仍。蹈。故。轍。用。道。法。去。搬。運。人。家。的。銀。錢。其。實。我。剛。才。受。了。師。傅。的。教。訓。以。後。總。得。斂。跡。一。點。師。傅。雖。說。不。要。我。做。徒。弟。了。然。我。既。相。從。師。傅。幾。年。又。學。了。師。傅。這。們。多。法。術。師。傅。又。何。能。真。個。不。要。我。做。徒。弟。呢。我。這。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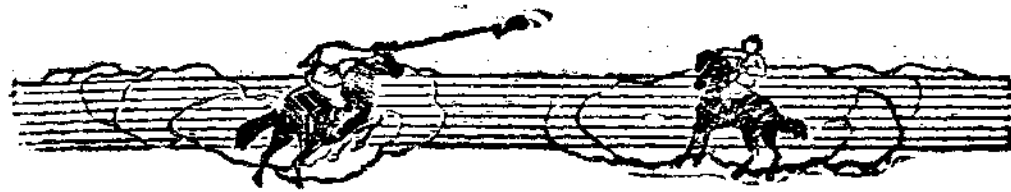


略施小技。刦了三十多萬餉銀。師傅就嚇得這個樣子。說得受祖師的責罰。若師傅真個不要我做徒弟。以後不管我了。我一旦沒有管束的人。豈不惟所欲爲。更要鬧出亂子來嗎。我無論到甚麼時候。鬧出了亂子。師傅終究脫不了干係。可見得師傅不要我做徒弟的話。不過故意是這們說了。恐嚇我的。嘎嘎。師傅拿這話來恐嚇我。那知道我的法術。既已學成。便如願已足了。巴不得沒有師傅。倒少一個管束我的人。生在世能活多少年。辛辛苦苦的修煉了法術。幹甚麼不趁這年紀。不大身體未衰的時候。仗着法術快樂快樂。豈不成了一個獸子。師傅說。不論有多大道行的人。從來都不敢刦餉銀。大概因餉銀是皇家的來頭。太大。所以不敢動手。我此後祇須拿定一個主意。凡事等打聽明白了。確是沒有大來頭。不會有後患的。再做我從下山起到刦餉銀止。中



間。也。不。知。用。法。術。搬。運。了。人。家。多。少。銀。兩。放。火。燒。了。多。少。人。家。房。屋。並  
不。見。師。傅。前。來。責。罵。我。不。該。可。見。得。那。些。小。事。是。不。甚。要。緊。的。我。千。不  
該。萬。不。該。想。發。大。橫。財。才。弄。出。這。亂。子。來。此。後。若。再。不。知。道。謹。慎。再。累  
得。師。傅。受。責。罰。也。就。太。無。味。了。戴。福。成。心。裏。如。此。胡。思。亂。想。自。以。爲。拿  
定。的。主。意。不。錯。從。此。沒。有。管。束。的。人。更。好。作。惡。了。心。裏。既。這。們。着。想。自  
然。不。覺。高。興。起。來。勉。強。掙。扎。了。幾。下。雖。有。些。覺。着。吃。力。然。畢。竟。坐。了。起  
來。低。頭。看。那。包。銀。子。還。在。地。下。隨。伸。手。拾。起。揣。入。懷。中。猛。然。想。起。坐。在  
石。上。的。童。子。忙。回。頭。看。時。祇。見。那。童。子。正。垂。眉。合。目。盤。膝。而。坐。彷彿。不  
知。道。有。人。在。他。面。前。的。樣。子。此。時。戴。福。成。正。覺。肚。中。有。些。飢。餓。了。暗。自  
好。笑。道。原。來。我。是。肚。中。餓。了。怪。道。睡。得。背。痛。四。肢。不。得。氣。力。遂。立。起。身  
向。那。童。子。說。道。沒。請。教。師。弟。貴。姓。大。名。童。子。祇。當。沒。聽。得。戴。福。成。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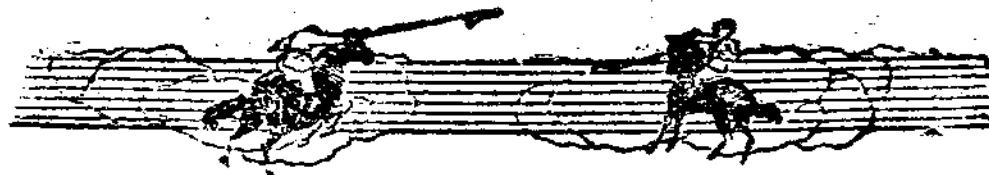




怪。仍。陪。着。笑。說。道。對。不。起。師。弟。師。弟。正。在。用。功。的。時。候。愚。兄。本。不。應。該。多。言。分。你。的。神。不。過。此。時。又。當。別。論。師。尊。在。這。裏。教。訓。我。的。時。候。師。弟。也。在。跟。前。我。於。今。實。在。覺。得。飢。餓。不。能。忍。了。師。弟。這。裏。必。有。乾。糧。千。萬。求。師。弟。分。給。我。一。點。兒。充。充。飢。我。還。有。話。問。師。弟。童。子。聽。了。這。話。才。慢。慢。的。睜。開。眼。來。點。了。點。頭。說。道。這。瓦。罐。裏。有。乾。糧。請。師。兄。隨。便。用。些。罷。說。畢。又。將。眼。合。上。了。戴。福。成。取。了。些。乾。糧。吃。下。去。頓。時。精。神。振。作。起。來。不。禁。暗。自。安。慰。道。果。然。是。因。餓。得。太。厲。害。了。所。以。沒。一。些。兒。氣。力。此。刻。吃。了。些。乾。糧。背。上。也。不。覺。得。痛。了。這。小。孩。有。甚。麼。能。耐。甚。麼。道。行。師。傅。却。當。着。我。稱。贊。道。氣。盜。然。我。看。他。是。沒。甚。麼。道。氣。師。傅。必。是。有。意。嘔。我。的。他。這。一。點。點。年。紀。在。這。裏。修。煉。了。幾。天。那。裏。就。看。得。出。甚。麼。道。氣。師。傅。既。當。我。的。面。如。此。稱。贊。他。我。倒。要。尋。他。開。個。玩。笑。看。畢。竟。是。誰。有。道。



氣想畢。卽向童子說道。我請教師弟。貴姓大名。如何不肯賜教。戴福成說這話的時候。帶着些兒發怒的聲調。果將童子驚得張開眼來。陪笑說道。對不起。師兄。我姓貫名曉鐘。祇因師尊曾吩咐過。在做工夫的時候。無論如何。不能使身外的物分了身內的心。入正道。祇在方寸之間。入魔障也。祇在方寸之間。就這一點。師尊再三吩咐。我仔細。我所以不敢和師兄多說話。戴福成聽了。哈哈大笑道。原來老弟錯解了師尊的話。這話在幾年前。師尊也會在這地方再三吩咐過。我的我是此中過來人。確知道一點兒不錯。不過老弟須先將師尊這兩句話解釋明白。甚麼謂之身外之物。甚麼謂之身內之心。老弟此刻能解釋得明白麼。貫曉鐘道。我想這兩句話沒有難解釋的。所在心便是修道的心。是在身體之內。的身體以外的東西。不拘甚麼都可以謂之身外之物。分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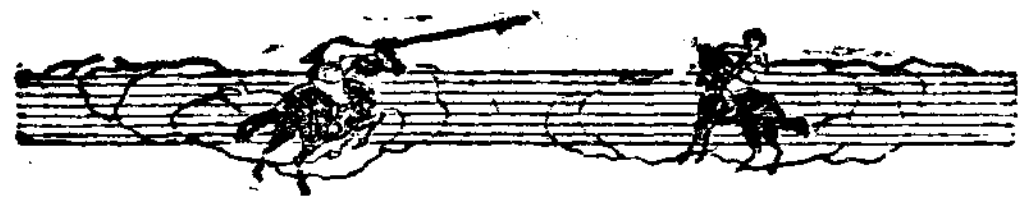
心。便。是。魔。障。戴。福。成。搖。頭。笑。道。祇。怕。師。尊。的。意。思。不。是。這。般。解。法。貫。曉。鐘。連。忙。問。道。不。是。這。般。解。法。怎。麼。解。呢。戴。福。成。道。若。依。老。弟。這。般。解。法。師。尊。不。是。你。身。外。之。物。呢。不。是。分。你。身。內。之。心。的。呢。貫。曉。鐘。想。了。想。也。笑。道。這。是。我。錯。了。師。尊。是。傳。道。給。我。的。固。然。不。至。分。我。的。道。心。師。兄。先。我。得。了。師。尊。的。傳。授。也。祇。於。我。有。益。不。至。有。損。我。不。應。該。怕。師。兄。分。了。我。的。道。心。理。應。求。師。兄。指。示。才。是。望。師。兄。恕。我。才。來。這。裏。學。道。不。久。不。是。經。師。兄。提。醒。我。不。懂。這。道。理。請。問。師。兄。姓。甚。麼。已。跟。師。尊。多。少。年。了。戴。福。成。說。了。自。己。的。姓。名。道。我。在。你。此。刻。坐。的。這。塊。石。上。整。整。的。坐。過。三。年。你。已。坐。過。多。少。日。子。了。呢。貫。曉。鐘。笑。着。搖。頭。道。差。得。遠。啊。我。還。不。個。三。個。多。月。呢。師。兄。既。是。在。這。裏。坐。過。了。三。年。服。氣。的。工。夫。想。必。已。是。很。好。的。了。戴。福。成。點。頭。道。那。是。不。須。說。的。服。氣。的。工。夫。不。做。到。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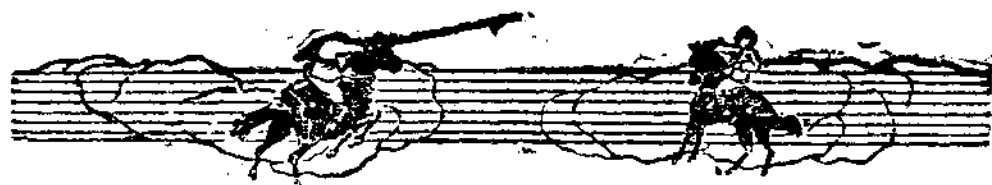
步不能成。遁法這是勉強不來的。你才做了三個多月的工夫。任憑你如何下苦工也還夠不上說能服氣的話。我忝在先進。做了你的師兄。你休怪我托大。你要知道服氣是我輩學道的基礎工夫。初學固然是從服氣下手做工。夫直到成道的一日也還是在這上面不能放鬆半點。所謂神仙不食人間煙火。不就是服氣有了那種火候的緣故嗎。貫曉鐘道我就因聽了師尊也是這們說。所以才請問師兄服氣的工夫是不是已做得很好了。戴福成笑道。這是不待問的。你祇聽我說。在這塊石上整整坐過了三年的話。便可想到我服氣的工夫實在有個樣子了。若不然我在修道的時候。莫說下山採辦食物是很擾亂道心的。勾當就是有現成的食物在這裏。每日要用火來煮兩三次充飢。也是分心的事。師尊祇許半年火食。半年之後便是乾糧。乾糧也祇許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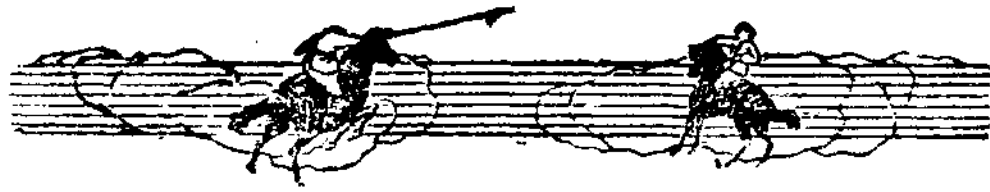
半。第。三。年。連。乾。糧。也。不。許。吃。了。僅。能。略。略。吃。些。兒。菓。實。服。氣。的。工。夫。不。做。得。有。個。樣。子。不。要。餓。得。不。能。動。嗎。貫。曉。鐘。問。道。要。半。年。後。才。許。吃。乾。糧。嗎。戴。福。成。道。不。是。不。許。吃。乾。糧。服。氣。工。夫。不。做。到。半。年。吃。乾。糧。一。則。免。不。了。餓。二。則。工。夫。不。到。這。一。步。便。勉。強。支。持。吃。下。也。要。生。出。毛。病。來。貫。曉。鐘。道。我。祇。在。這。裏。吃。了。兩。個。半。月。的。火。食。何。以。師。尊。就。要。我。吃。乾。糧。怎。的。已。吃。了。一。個。月。却。不。見。生。出。毛。病。來。呢。戴。福。成。道。你。是。小。孩。子。或。者。工。夫。容。易。些。我。是。整。整。的。吃。了。六。個。月。火。食。貫。曉。鐘。點。頭。道。師。兄。服。氣。工。夫。既。做。到。很。有。個。樣。子。了。剛。才。却。說。實。在。覺。得。飢。餓。不。能。忍。了。倒。要。取。乾。糧。吃。這。是。甚。麼。道。理。師。兄。可。以。指。教。我。麼。戴。福。成。一。聽。這。話。彷彿。被。提。醒。了。似。的。登。時。也。不。由。得。暗。自。驚。疑。起。來。心。想。我。祇。知。道。解。纜。背。痛。和。四。肢。無。力。是。因。爲。肚。中。飢。餓。了。便。沒。想。到。平。時。常。十。天。半。月。



不。吃。一。點。兒。東。西。從。來。不。覺。着。飢。餓。何。以。此。時。忽。然。餓。得。這。般。厲。害。究。竟。又。是。甚。麼。道。理。哦。祇。怕。是。了。遂。問。貫。曉。鐘。道。師。尊。已。去。多。久。了。呢。貫。曉。鐘。道。剛。去。一。會。兒。戴。福。成。又。問。道。師。尊。教。訓。我。的。時。候。用。脚。在。我。額。上。踢。那。們。一。下。我。就。睡。倒。了。你。看。見。的。麼。貫。曉。鐘。道。師。兄。就。睡。倒。在。我。面。前。怎。麼。沒。看。見。戴。福。成。道。你。記。得。我。睡。了。多。少。日。子。麼。貫。曉。鐘。怔。了。一。怔。反。問。道。怎。麼。記。得。睡。多。少。日。子。師。兄。難。道。真。個。睡。着。了。不。知。道。嗎。戴。福。成。道。豈。但。睡。着。了。不。知。道。簡。直。和。死。了。的。一。樣。也。不。知。昏。昏。沉。沉。的。經。過。了。多。久。才。忽。然。清。醒。轉。來。大。概。是。魂。靈。已。經。出。竅。在。空。中。飄。蕩。了。許。久。忽。然。尋。着。了。軀。壳。所。以。又。清。醒。轉。來。就。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出。你。學。道。真。是。差。遠。了。貫。曉。鐘。道。我。眼。裏。看。見。的。情。形。和。師。兄。說。的。不。對。我。祇。見。師。尊。一。脚。將。師。兄。踢。倒。卽。時。吩。咐。了。我。幾。句。話。便。走。了。我。跪。送。



過師尊之後。剛坐好。合上眼來。就聽得師兄翻身坐起來了。從師尊帶  
師兄到這裏來。起至現在。總共還不到一刻兒工夫。却問我記得睡了  
多少日子。教我聽了。如何能不發怔。戴福成聽了。這們說。也不覺怔了。  
半天說道。依你說來。這話就更希奇了。更使我不得明白了。你既以爲  
我並不曾睡着。自是爲時不久。然若真個沒睡多久。的時間。我不僅不  
至於覺得肚中飢餓難忍。並何至祇在地下略躺一會。便覺得背上被  
石子頂得生痛。四肢更懶洋洋的。沒一些兒氣力呢。貫曉鐘也很詫異  
的問道。有這種事嗎。師尊常說修道的人。祇要服氣工夫。做到了五成。  
便能入水不寒。入火不熱。與銅筋鐵骨相似。所以夏天能着重裘。冬天  
能睡在冰雪之中。於今師兄服氣的工夫。何止做到五成。莫說才躺下  
沒一會。就是在這地下睡了幾晝夜。像這般平坦溫軟的所在。便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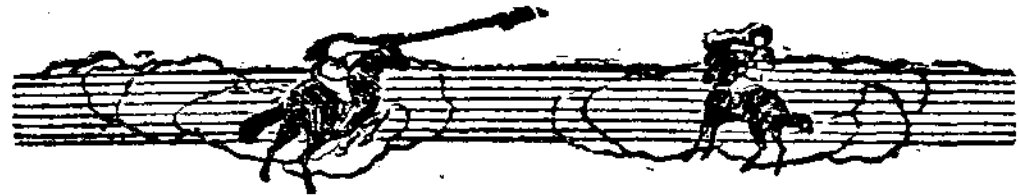


幾顆小石子也斷不能將師兄的背頂得生痛。我本是初學，夠不上說工夫的。然此刻若教我仰天睡着，儘管睡在尖角石塊上，已能不覺得有絲毫痛楚了。戴福成心中異常驚駭，面上不由得不有些慚愧，打算顯點兒道法給貫曉鐘看了，好遮一遮臉上的羞慚。卽對貫曉鐘說道：尋常人要顯出自己是真心竭力替人做事，都是說赴湯蹈火不辭的話。可見赴湯蹈火在尋常人看了，是一件極難的事，所以拿來做比喻。其實若在我輩修道的人看來，赴湯蹈火算得了甚麼？師尊所說入水不寒，入火不熱的話，不就是赴湯蹈火的意思嗎？這個平常得很。我今日初次與你見面，你在這裏住了三個月，我是過來人，知道你口裏必然清淡得十分難過，我可略施小技，請你飽吃一頓，祇看你歡喜吃甚麼東西。凡是在一千里以內的你心裏想甚麼，就說甚麼，不問價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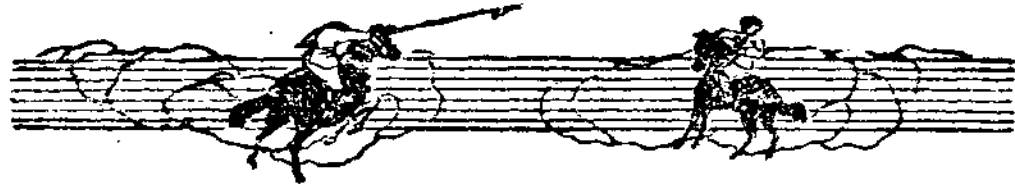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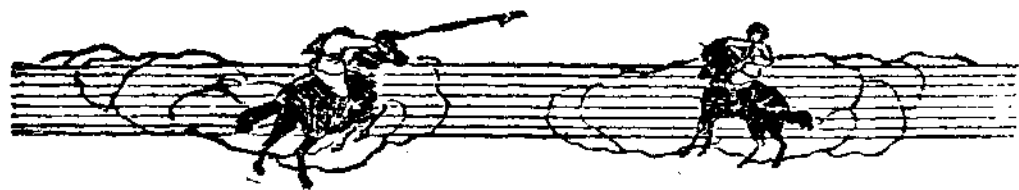
貴賤我能在一個時辰之內照你說的用五鬼搬運法搬來一樣也不會錯這就算是盡了我做師兄的一點兒情分貫曉鐘畢竟是個小孩聽了做這種玩意心裏甚是高興加以這幾個月來在這石穴裏面也實在熬得真夠了李鐵牛的話口裏淡出烏來了慌忙立起身來笑道我倒叨擾師兄如何使得不過我此刻還沒有這等能耐不能搬運酒菜來替師兄接風就祇好領師兄的情了戴福成得意揚揚的說道用不着這們客氣你我同門學道就是親兄弟一般橫豎不要我破鈔的事你將來鍊成了我這般本領也是一般的不問甚麼難得之物都祇要一道靈符便能咄嗟立辦我們修道的人受盡了千辛萬苦爲的就。是有這種快樂的日子在後面貫曉鐘道畫符不是要紙筆銀硃嗎此地沒有這些東西怎麼辦呢戴福成搖頭笑道有這們些麻煩還算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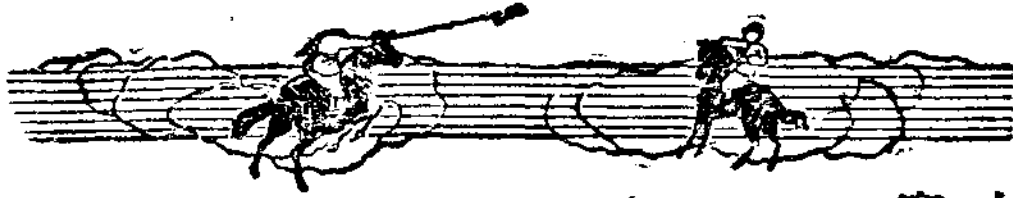
了甚麼道法說時右手捏了個訣裝腔做勢的說道你瞧着罷就祇用這們一個訣是這們向空中畫符一道哦你想吃甚麼快說出來看是在那一方我好向那一方畫符橫豎是一般的不費甚麼樂得揀你心愛的搬來吃個痛快免得搬運到來都是不歡喜吃的東西貫曉鐘笑嘻嘻的說道能隨我的意思吃甚麼便有甚麼嗎戴福成搖頭晃腦的笑道不能是這們便當我也不要你說了不但想吃甚麼有甚麼你儘管指明要甚麼地方甚麼人家用祕法所製造出來的食物我都能運來給你吃若不能這們辦又如何顯得出道法的高妙來呢江湖上賣幻術的誰也能當衆搬運幾樣東西出來給人驚訝驚訝就是不能隨人指明要甚麼地方甚麼人家的東西當日左慈在曹操跟前釣出松江的鱸魚來便是我們這種道法不是真有本領的人萬萬做不到



你試說幾樣平日歡喜吃的東西。這是要當面見效的。貫曉鐘真個說了幾樣。鄉味入山修道以來。所希望不得的。戴福成問明了地點方向。凝神靜氣的向空畫起符來。貫曉鐘立在旁邊留神細看。戴福成的舉動。以便後來自己學這道法的時候。胸中有了這模範。修煉容易些兒。祇見戴福成一面用手畫符。一面口中念咒。畫念了一會。兩脚在地下東踮到西。西踮到東。口裏越念越聲高。急卒像是動怒的樣子。這們又鬧了一會。就見他將頭上的辮髮拆散。分一半披在兩肩。上一半披到前面。來用牙齒咬住髮尾。滿臉汗出如洗。就在這時候。石穴外面陡起了一陣狂風。祇刮得山中合抱不交的樹。都連根拔了起來。斗大的石塊。被風吹得在半空中飛舞。彷彿有千軍萬馬狂呼殺敵的氣象。在這狂風怒號的當中。貫曉鐘分明看見有五個身高二三丈的惡鬼。在石



穴外面盤旋亂轉。再看戴福成已將身體縮做一團篩糠也似的抖個不了。臉上全沒一些兒人色。突然一個霹靂從石穴門口打下來。煙火到處五個惡鬼已燒得無影無形了。狂風也登時止息。仍回復了清明的天氣。祇戴福成被這霹靂震倒在地。半晌才甦醒。手脚都慢慢的伸縮起來。貫曉鐘想不到有這種現象發生。一時驚得呆了。年輕初學道的人見了這般險惡的情形。自不免心中害怕。以為戴福成被雷劈死了。嚇得不敢上前。及見戴福成手脚都能伸縮了。才走過去俯着身子問道。師兄醒來了麼。戴福成睜眼望着貫曉鐘。不做聲。貫曉鐘伸手將戴福成拉起來。說道。這樣的大風刮起來。師兄搬運的東西。祇怕在半路上被風打落了。啊呀。師兄爲甚麼流淚哭起來了呢。弄不着吃的東西。有甚麼要緊。等不刮風的時候。再使法搬運些來飽吃一頓便了。不



寫。知戴福成聽了這類小孩子口腔回出甚麼話來且俟第四十五回再

江湖奇俠傳 第四十四回

九〇六



在山 西有 患腸 胃宿 疾服 用清 導丸 得獲 治愈



益於夫婦

腸胃宿疾患者不分男女均屬相同是以李維恆先生之證書對於男女均當注意閱之視為重要也山西綏遠李維恆先生來示云鄙人因常年貪飲冷水未經煮開之水無分冬夏作為解渴品遂致寒冷結聚腸胃有損致成大便乾結及便前便後大腸發炎作痛等患且大便失序不能每日一次遲滯至二三日不等及購服紅色清導丸即去年夏間每臨睡時按仿單服法服一二九擬作清導之劑且每天於早飯後即大便一次毫無乾燥情形較之昔日頗覺暢適夙疾盡釋而食量亦從此大增足徵韋廉士大醫生之紅色清導丸確有助消化潤腸胃之靈效實為清導濟世之妙藥聊表數行以作鐵證也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 五洲大藥房

## 營業概要

本藥房運售歐美各國著名藥廠原料藥材選擇精良並自製人造自來血等家用良藥數百種歷蒙工商醫學各界光顧贊許本藥房不勝感幸並於西歷一千九百廿年特派代表赴歐美各國考察製藥事業並訂定英美德法諸大藥廠廿三家為遠東總經理凡該廠出品原料藥材醫院紅十字會及各科醫生應用器械藥物各工廠學校化學用品干片白金紙婦女化妝香品等均歸本藥房獨家經理到貨迅速代客定貨取佣甚廉復於上年特出鉅資收買前德商固本肥皂廠內部完全德國機器除照常製造各種香皂粗皂外復藉引擎餘力暨製皂副產精製工業化學藥材等以供獻社會需用尚希愛國諸君子源源賜教無不竭誠歡迎

總公司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

(電話)

寫字間 (中一〇九〇)

進貨部 (中一〇九一)

製造廠

上海徐家匯

五洲固本廠

(電話)

營業部 (中一〇九二)

製造廠 (西一七六二)

##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香山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價目▼

分發行所  
 北京 烟台 奉天 太原  
 長沙 南昌 廣州 漢口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紅樓  
 電話 四七二二

編輯主任 嚴獨鶴  
 理事編輯 施濟羣  
 印刷者 上海 北江  
 印刷者 上海 虬江路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最便宜……最有効**

世界書局出版之紅雜誌首推獨步風行全國爲  
人人贊許個個愛讀之好雜誌每期銷數已達數  
萬且各界珍藏故所登載之廣告效力亦可永久  
存在不若日報閱後拋棄也而登紅雜誌廣告價  
目較日報爲廉一舉二得之好機會幸勿錯過

**必先注意最有効力之廣告**

**紅雜誌內所登  
廣告効力最大**

**如蒙賜登**

請向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廣告部  
錢濬川君接洽外埠函詢立即奉覆